

支那
撰述

高僧傳

卷十之
十三終

无
誤
本

尹

C40
4514
187

高僧傳卷第九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无碍卷

神異上

竺佛圖澄一

單道開二

竺佛調三

耆域四

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真務學
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土儒史而與諸
學士論辯疑滯皆闇若符契無能屈者自云再到蜀
賓受誨名師西域咸稱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
適洛陽志弘大法善誦神呪能使鬼物以麻油雜

燕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
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効驗欲於洛陽立
寺值劉曜寇斥洛陽臺帝京擾亂澄立寺之志遂不
果迺潛澤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
戮爲務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
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卽投止
略家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略後從勒征伐輒預
尅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
行軍吉凶何也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
沙門術智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

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
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爲徵因而言
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證卽取應器盛水燒香
呪之須臾生青蓮花光色曜目勒由此信服澄因而
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
則彗孛見於上恒象著見休咎隨行斯迺古今之常
徵天人之明誠勒甚悅之凡應被誅餘殘蒙其益者
十有八九於是中州胡晉略皆奉佛時有痼疾世莫
能治者澄爲醫療應時瘳損陰施嘿益者不可勝記
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斫營語黑略

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
試澄夜冠冑衣甲執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
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
寇何故夜嚴勒益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
苦澄澄乃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
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信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
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
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日造勒勒曰昨夜何行
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
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瀝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團九

祠下其水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敕龍勒
字世龍謂澄嘲已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
澄曰此是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今
往敕語水必可得廼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
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圻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
澄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
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競往
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隍瀝皆滿
澄閑坐歎曰後二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旣而襄
國人薛合有二子旣小且驕輕弄鮮卑奴奴忿抽刀

刺殺其弟執兄于室以刀擬心若人入屋便欲加手
謂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則共死於此内外
驚愕莫不往觀勒廼自往視之謂薛合曰送奴以全
卿子誠爲善事此法一聞方爲後害卿且寬情國有
常憲命人取奴奴遂殺兒而死鮮卑段波攻勒其衆
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
波勒登城望彼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軍行地傾波豈
可獲是公安我辭耳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波矣
時城北伏兵出遇波執之澄勸勒宥波遣還本國勒
從之卒獲其用時劉載已死載從弟曜纂襲僞位稱

元光初光初八年曜遣從弟僞中山王岳將兵攻勒
勒遣石虎率步騎拒之大戰洛西岳敗保石梁塢虎
堅柵守之時澄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門歎
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
被執果如所言至光初十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陽勒
欲自往拒曜内外僚佐無不必諫勒以訪澄澄曰相
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
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
言軍出捉得曜也時徐光聞澄此旨苦勸勒行勒乃
留長子石弘共澄以鎮襄國自率中軍步騎直詣洛

城兩陣纔交曜軍大潰曜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
勒澄時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衆衆中縛一人朱絲
約其肘因以告弘當爾之時正生擒曜也曜平之後
勒乃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歲晉成帝
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後事澄彌篤時石葱將叛其
年澄誡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之必害人可令百姓
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內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
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
名斌後勒爲兒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
勒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中之神人

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迺取楊枝呪之須臾能起有
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
八日勒躬自詣寺灌佛爲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
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
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子弘襲位少時石
虎廢弘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武虎傾心事澄有重
於勒迺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
榮祿匪顧何以旌德從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
輦朝會之日和尚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
公扶翼而上王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

撰述
高僧傳卷八
五
一
敕僞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澄時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法常比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爾不識乎佐愕然愧懣於是國人每共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病可往迎之邃卽馳信往視果已得病大醫殷騰

及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病况此等乎後三日果死石邃荒酒將圖爲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儻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儻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虎虎終不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

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慘然改容曰郭公今厄唱云衆僧呪願澄又自呪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呪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略還自說墮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任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日時正是澄呪願時也石虎兒僞大司馬燕公石斌虎以爲幽州牧鎮羣凶湊聚因以肆暴澄誡虎曰天神昨夜言疾收馬還至秋齊當癰爛虎不解此語卽敕諸處收馬送還其秋有人譖斌於虎虎召斌鞭之三百殺其所生母齊氏虎彎弓撿

矢自視行斌罰輕虎乃手殺五百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親殺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行罰乎虎乃止後晉軍出淮泗隴比凡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寇佛無神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諫之曰王過去世經爲大商王至罽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微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受鷄身後王晉地今王爲王豈非福耶壻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爲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廼信悟跪而謝焉虎嘗問澄佛法不殺朕爲天下之主

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旣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詎獲
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暢三寶不爲
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凶愚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
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虐
恣意殺害非罪雖復傾財事法無解殃禍願陛下省
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
盡從而爲益不少虎尚書張良張離等家富事佛各
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靜無欲慈矜爲心檀越
雖儀奉大法而貪悋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
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等後並被戮滅時又

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臨漳西釜口祈雨
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卽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
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識法聞
澄神驗皆遙向禮拜並不言而化焉澄常遣弟子向
西域市香旣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
某處被賊垂死因燒香呪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
某月某日於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
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於臨漳修治舊
塔少承露盤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
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卽畫圖與

使依言掘取果得盤像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可尅虎屢行敗績方信澄誠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僞混淆多生憊過虎下書問中書曰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爲應得事佛與不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進然後可爲道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姦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真僞中書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禮有常饗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祀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

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饗祭殊禮華夏熙禮不宜雜錯國家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衆緣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爲沙門者還從四民之服僞中書令王波同度所奏虎下書曰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生自邊壤忝當期運君臨諸夏至於饗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事允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百蠻有捨於淫祀樂事佛

者悉聽爲道於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厲黃河中舊不生鼉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曰桓溫其入河不久溫字元子後果如言也時魏縣有一流民莫識氏族恒著麻襦布裳在魏縣市中乞丐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飼天馬趙興太守籍拔收送詣虎先是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虎與共語了無異言唯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西戎受玄命絕曆終有期金離消于壤邊

荒不能遵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歡之澄曰天廻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爲難無可以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積久遊閭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遊間澄與麻襦講語終日人莫能解有竊聽者唯得此數言推計似如論數百年事虎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外辭能步行云我當有所過未便得發至合口橋可留見待使如言馳去未至合口而麻襦已在橋上考其行步有若飛也澄有弟子道進學通內外爲虎所重嘗言及隱士事虎謂進曰有楊軻者朕之民

也徵之十餘年不恭王命故往省視傲然而卧朕雖不德君臨萬邦乘輿所向天沸地涌雖不能令木石屈膝何匹夫而長傲耶昔太公之齊先誅華士太公賢哲豈其謬乎進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節干木漢美周黨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世二聖四君共加其節將欲激厲貪競以峻清風願陛下遵舜禹之德勿數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令趙史遂無隱遁之傳乎虎悅其言卽遣軻還其所止差十家供給之進還具以白澄澄莞然笑曰汝言善也但軻命有所懸矣後秦州兵亂軻弟子以牛負軻西奔成

軍追擒并爲所害虎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中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澄嘗與虎共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晁

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于別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訊澄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后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卽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悞遂便寓言不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旣是陛下之子何爲重禍耶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以鐵鑲穿宣領牽上薪積而焚之收其官屬

三百餘人皆輓裂肢解投之漳河澄乃敕弟子罷別室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妖馬鬣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羣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悵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迺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已酉歲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卽遣人與虎辭曰物理必遷身

命非保貧道炎幻之軀化期已及旣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尚有疾廼忽爾告終卽自出宮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脩短分定非所能延夫道重行全德貴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吝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戒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無遺恨虎悲慟嗚咽知其必逝卽爲鑿壙營墳至十二月八日卒於鄴

官寺是歲晉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慟哀號赴傾國春秋一百一十七矣仍寔於臨漳西紫陌卽虎所創塚也俄而梁犢作亂明年虎死冉閔篡戮石種都盡閔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傍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澄身長八尺風姿詳雅妙解深經傍通世論講說之日止標宗致使始末文旨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苦當二石凶強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

而不知耳佛調須菩提等數十名僧皆出自天竺康
居不遠數萬之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樊沔釋道安
中山竺法雅並跨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
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入道一百
九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受業
追隨者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所歷州郡興
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初虎殮
澄以生時錫杖及鉢內棺中後冉閔篡位開棺唯得
鉢杖不復見屍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見在流沙虎疑
不死開棺不見屍後慕容儁都鄴處石虎宮中每夢

見虎齧其臂意謂石虎爲祟廼募覓虎屍於東明館
掘得之屍殮不毀儁乃踰之罵曰死胡敢怖生天子
汝作宮殿成而爲汝兒所圖況復他耶鞭撻毀辱投
之漳河威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廼收葬之麻襦所
謂一柱殿也後苻堅征鄴儁子暉爲堅大將郭神虎
所執實先夢虎之驗也田融趙記云澄未亡數年自
營塚壙澄旣知塚必開又屍不在中何容預作恐融
之謬矣澄或言佛圖澄或言佛圖澄或言佛圖澄皆
取梵音之不同耳

單道開姓孟燉煌人少懷棲隱誦經四十餘萬言絕

穀餌栢實栢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噉薑椒如此七年後不畏寒暑冬袒夏溫晝夜不卧始同學十人共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或退唯開全志阜陵太守遣馬迎開開辭能步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山樹諸神或現異形試之初無懼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爲沙彌年十四稟受教法行能及開時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現當有高士入境虎普敕州郡有異人令啓聞其年冬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送開初止鄴城西法林祠中後徙臨漳照

德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丈許於上編營爲禪室如十斛籬大常坐其中虎資給甚厚開皆以惠施時樂仙者多來諮問開都不答迺爲說偈云我矜一切苦出家爲利世利世須學明學明能斷惡山遠糧粒難作斯斷食計非是求仙侶幸勿相傳說開能救眼疾時秦公石韜就開治目著藥小痛韜甚憚之而終得其効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災至石虎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度許昌虎子姪相殺鄴都大亂至晉昇平三年來之建業俄而至南海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春秋百餘歲卒于

山舍敕弟子以屍置石穴中弟子迺移之石室有康
泓者昔在北間聞弟子敘開昔在山中每有神仙去
來迺遙心敬悵及後從役南海親與相見側席鑽仰
稟聞備至迺爲之傳讚讚曰蕭哉若人飄然絕塵外
軌小乘內暢空身玄象暉曜高步是臻食茹芝英流
浪巖津晉興寧元年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與弟穎
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開形骸
及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如蟬蛻
耳迺爲讚曰物偶招奇德不孤立遼遼幽人望巖凱
入飄飄靈仙茲焉遊集遺屣在林千載一襲後沙門

僧景道漸並欲登羅浮竟不至頂

竺佛調者未詳氏族或云天竺人事佛圖澄爲師住
常山寺積年業尚純樸不表飾言時咸以此高之常
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婦疾篤載出
寺側以近醫藥兄旣奉調爲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
行道異日調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并審兄安否
調曰病者粗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言
及調旦來兄驚曰和尚旦初不出寺汝何容見兄弟
爭以問調調笑而不答咸共異焉調或獨入深山一
年半歲齋乾飯數斗還恒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

十里天暮大雪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共卧窟前
調謂虎曰我奪汝處有愧如何虎乃弭耳下山從者
駭懼調後自尅亡日遠近皆至悉與語曰天地長久
尚有崩壞豈況人物而求永存若能蕩除三垢專心
眞淨形數雖乖而神會必同契衆咸流涕固請調曰
死生命也其可請乎調迺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
而卒後數年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
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禮和尚尚
在耶調曰吾常在耳具問知舊可否良久迺去八人
使捨事還家向諸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共發塚聞

棺不復見厥唯衣履在焉有記云此竺佛調譯出法
鏡經及十慧等按釋道安經錄云漢靈帝光和中
有沙門嚴佛調共安玄都尉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語
在譯經傳而此中佛調迺東晉中代時人見名字是
同便謂爲一謬矣

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倜儻神奇
仁性忽俗迹行亦不恒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
于扶南經諸海濱爰涉交廣並有靈異旣達襄陽欲
寄載過江船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
北岸域亦已度前行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

其頭虎下道而去兩岬見者隨從成羣晉惠之末至於洛陽諸道人悉爲作禮域胡踞晏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羊中來竺法興從人中來又譏諸衆僧謂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城云髣髴似忉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耆闍蜜曰匠此宮者從忉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屋脊瓦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咸云昔聞此匠實以作器著瓦下又云宮成之後尋被害焉時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洛寄住滿水寺得病經年不差兩脚攣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曰君欲得病差不

因取淨水一杯楊柳一枝便以楊枝拂水舉手向永文而呪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卽時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問永文樹死來幾時永文曰積年矣域卽向樹呪如呪永文法樹尋萎發扶疎榮茂尚方暑中有一人病瘵將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呪願數千言卽有鼻氣燠徹一屋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有若坌淤泥者數升鼻不可近病者遂瘥洛陽兵亂辭還天竺洛中有沙門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時人方之樂令因請域曰上人旣得道之僧願留一言以爲

永誠域曰可普會衆人也衆既集域昇高座曰守口
 攝身意慎莫犯衆惡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訖
 便禪默行重請曰願上人當授所未聞如斯偈義八
 歲童子亦已諳誦非所望於得道人也域笑曰八歲
 雖誦百歲不行誦之何益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
 之自得道悲夫吾言雖少行者益多也於是辭去數
 百人各請域中食域皆許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
 始謂獨過未相讎問方知分身降焉既發諸道人送
 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乃以杖畫地曰於斯
 別矣其日有從長安來者見域在彼寺中又賈客胡

濕登者卽於是日將暮逢域於流沙計已九千餘里
 既還西域不知所終

高僧傳卷第九

音釋

慧李李徐醉切李蒲沒切 痼古暮切 枋敷房切枋枋 塹
 七豔切豔李並星名 圻丑厄切 柵楚革切編 扁鵲扁鵲免切
 城水也 裂也 胡教切 斃胡爲塞切 輟胡關切車 嚙
 名宛居有切 斃胡爲塞切 領胡感切 綈丑林切 擗尼角切 莫
 倪結切 崇雖送切 踰徒合切 綈丑林切 擗尼角切 莫
 更生也 癥腹病也 垠滓垠也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貴刻
高僧傳卷九計字七千二百六十四該銀三兩
六錢二分
真州釋道一對上元丘義民書上元李再興刻
萬曆辛亥夏四月徑山寂照庵識

局玄雲霜信士

高僧傳卷第十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神異下

健陀勒一

訶羅竭二

竺法慧三

安慧則四

涉公五

釋曇霍六

史宗七

杯度八

釋曇始九

釋法朗十

邵碩十一

釋慧安十二

釋法匱十三

釋僧慧十四

釋慧通十五

釋保誌十六

健陀勒者本西域人來至洛陽積年衆雖敬其風操而終莫能測後謂衆僧曰洛東南有槃鴟山山有古寺廟處基墟猶存可共修立衆未之信試逐檢視入山到一處四面平坦勒示云此卽寺基也卽掘之果得寺下石基後示講堂僧房處如言皆驗衆咸驚歎因共修立以勒爲寺主去洛城一百餘里朝朝至洛陽諸寺赴中募餽乞油一鉢還寺燃燈以此爲常未曾違失有人健行欲隨勒觀其遲疾奔馳流汗恒苦不及勒令執袈裟角准聞厲風之響不復覺倦須臾

至寺勒後不知所終

訶羅竭者本憖陽人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性虛玄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疫疾甚流死者相繼竭爲呪治十差八九至晉惠帝元康元年乃西入止婁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旣遠時人欲爲開澗竭曰不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脚躡室西石壁壁陷沒指旣拔足水從中出清香濡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弟子依國法闡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

後西域人竺定宇安世晉咸和中往其國親自觀視見屍儼然平坐已三十餘年定後至京傳之道俗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浮圖蜜爲師晉康帝建元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賣繩牀自隨於閑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在牀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鷄脚其殃尋至俄而昭爲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公乞牛公不與慧

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呪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少日而亡後征西庾雅恭鎮襄陽旣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誠勸眷屬令勤修福善爾後二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水深一丈居民淹沒多有死者

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恒性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談吐晉永嘉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誠願天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則疑是異物

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後止洛陽大市寺手自細書黃縑寫大品一部合爲一卷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識凡十餘本以一本與汝南周仲智妻胡母氏供養胡母過江賣經自隨後爲災火所延倉卒不暇取經悲泣懊惱火息後仍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無虧損於時同見聞者莫不迴邪改信此經今在京師簡靖寺靖首尼處時洛陽又有康慧持者亦神異通靈云

涉公者西域人也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以符堅建元十一年至長

安能以秘呪呪下神龍每旱堅常請之呪龍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鉢中觀之咸歎其異堅奉爲國神士庶皆投身接足自是無復炎旱之憂至十六年十二月無疾而化堅哭之甚慟卒後七日堅以其神異試開棺視之不見尸骸所在唯有殮被存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雨至於六月堅減簪撤懸以迎和氣至七月降雨堅謂中書朱彤曰涉公若在朕豈焦心於雲漢若是哉此公其大聖乎彤曰斯術幽遠實亦曠古之奇也

釋曇霍者未詳何許人蔬食苦行常居塚間樹下專

以神力化物時河西鮮卑倫髮利鹿伽據西平自稱爲王號年建和建和二年十一月霍從河南來至自西平持一錫杖令人跪之云此是般若眼奉之可以得道人遺其衣物受而輒投諸地或放之河中有頃衣自還本主一無所污行疾如風力者追之恒困不及言人死生貴賤毫釐無爽人或藏其錫杖霍閉目少時立知其處並奇其神異終莫能測然因之事佛者甚衆鹿孤有弟儻檀假署車騎權傾僞國性猜忌多所賊害霍每謂檀曰當修善行道爲後世橋梁檀曰僕先世已來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今一旦奉佛

恐違先人之旨公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是爲佛道神明僕當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霍無飢渴之色檀遣沙門智行密持餅遺霍霍曰吾嘗誰欺而欺國王耶檀深奇之厚加敬仰因此改信節殺興慈國人旣蒙其祐咸稱曰大師出入街巷百姓並迎爲之禮檀有女病甚篤請霍救命霍曰死生有命聖不能轉吾豈能延壽正可知早晚耳檀固請之時宮後門閉霍曰急開後門及開則生不及則死檀命開之不及而卒至晉義熙三年儻檀爲勃勃所破涼土兵亂不知所之

史宗者不知何許人常著麻衣或重之爲納故世號麻衣道士身多瘡疥性調不恒常在廣陵白土埭凭埭謳唱引絃以自欣暢得直隨以布施人棲憩無定所或隱或顯時高平檀祇爲江都令聞而召來應對機捷無所拘滯博達稽古辯說玄儒乃賦詩一首曰有欲苦不足無欲亦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索披玄裘浮遊一世間汎若不繫舟方當畢塵累棲志且山丘檀祇知非常人遣還所在遺布二十四匹悉以乞人後有一道人不知姓名常賣一杖一箱自隨嘗逼暮來詣海鹽令云欲數日行暫倩一人可見給不令曰隨

意取之乃選取守鷺鴨小兒形服最醜者將去倏忽之間至一山上山上有屋屋中有三人相見欣然共語小兒不解至中許道人爲小兒就主人索食得一小甌食狀如熟艾食之飢止向暝道人辭欲還聞屋中人問云君知史宗所在不其謫何當竟道人云在徐州江北廣陵白土埭上計其謫亦竟也屋中人便作書曰因君與之道人以書付小兒比曉便至縣與令相見云欲少日停此令曰大善問箱中有何等答云書疏耳道人嘗在聽事止眠以箱杖著牀頭令使持時人夜偷取欲看之道人已知暮輒高懸箱杖

當下而卧永不可得後與令辭曰吾欲小停而君恒欲偷人正爾便去耳令呼先小兒問近所經小兒云道人令其捉杖飄然而去或聞足下波浪耳并說山中入寄書猶在小兒衣帶令開看都不解乃寫取封其本書令人送此小兒至白土埭送與史宗宗開書大驚云汝那得蓬萊道人書耶宗後南遊吳會嘗過漁梁見漁人大捕宗乃上流洗浴羣魚皆散其潛拯物類如此後憩上虞龍山大寺善談莊老究明論索而韜光隱迹世莫之知會稽謝邵魏邁之放之等並篤論淵博皆師焉後同止沙門夜聞宗共語者頗說

蓬萊上事曉便不知宗所之陶淵明記白土埭遇三異法師此其一也或云有商人海行於孤洲上見一沙門求寄書與史宗置書於船中同侶欲看書書著船不脫及至白土埭書飛起就宗宗接而將去

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而爲目初見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來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度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度徐行走馬逐而不及至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度河無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度所達于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縷縷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

不均或嚴水扣凍而洗浴或著屐上山或徒行入市
唯荷一蘆圖子更無餘物乍往延賢寺法意道人處
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度
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顧盼吟詠杯自然流直度北
岸向廣陵遇村舍有李家入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
齋堂而坐置蘆圖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心李
見蘆圖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度食竟提
之而去笑曰四天王福於李家于時有一豎子窺其
圖中見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
追覓不知所所在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龍樹下坐李

家拜請還家日日供養度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
辛鱠與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興伯爲
兗州刺史遣使邀之負圖而來興伯使人舉視十餘
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納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
得三十餘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卽
經營至中未成度云斃出至暝不反合境聞有異香
疑之爲怪處處覓度乃見在北巖下鋪敗袈裟於地
卧之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華華極鮮香一夕而萎
邑人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度負蘆圖
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見鞞履既至彭城遇有白衣

黃欣深信佛法見度禮拜請還家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度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圖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正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辦度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卽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熟視皆已新完度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萬識者謂是杯度分身他土所得顯施廻以施欣欣受之皆爲功德經一年許度辭去欣爲辦糧食明晨見糧食具存不知度所在經一月許復至京師時湖溝有朱文殊者少奉法度多來其家

文殊謂度云弟子脫捨身沒苦願見救度脫在好處願爲法侶度不答文殊喜曰佛法默然已爲許矣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漁師施一殮者度手弄反覆還投水中游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度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鬪其網中網旣碎敗不復見牛度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度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數月而反京師時有外國道人各僧佉寄都下長干寺住有客僧僧悟者與佉同房冥於牕隙中見佉取寺刹棒之入雲然後將下悟不敢言但深加

敬仰時有一人姓張名奴不知何許人不甚見食而常自肥悅冬夏常着單布衣法吒在路行見張奴欣然而笑法吒曰吾東見蔡狹南訊馬生北遇王年今欲就杯度乃與子相見耶張奴乃題槐樹而爲歌曰濛濛大象內照曜實顯彰何事迷昏子縱惑自招殃樂所少人往苦道若翻囊不有松柏志何用擬風霜閑預紫烟表長歌出昊蒼澄虛無色外應見有緣鄉歲曜毗漢后辰麗傳殷王伊余非二仙晦迹之九方亦見流俗子觸眼致酸傷略略謠觀有念寧曰盡矜章法吒曰前見先生禪思幽岫一坐百齡大悲熏心靖

念枯骨亦題頌曰悠悠世事惑滋損益使欲塵神橫生悅懌惟此哲人淵覺先見思形浮沫矚影遄電累躡聲華茂醜章弁視色悟空翫物傷變捨紛絕有斷習除戀青條曲蔭白茅以薦依畦啜麻鄰崖飲洊慧定計昭妙真曰眷慈悲有增深想無倦言竟各去爾後月日不復見此二人傳者云將僧悟共之南岳不反張奴與杯度相見甚有所叙人所不解度猶停都少時遊止無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度往其家甚見料理聞都下復有一杯度陳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看之果如其家杯度形相一

種陳爲設一合蜜薑及刀子熏陸香手巾等度卽食蜜薑都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度卽留二弟停都守視餘三人還家家中杯度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啖蜜薑爲異乃語陳云刀子鈍可爲磨之二弟都還云彼杯度已移靈鷲寺其家杯度忽求黃紙兩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人作何券書度不答竟莫測其然時吳郡民朱靈期使高驪還值風船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大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將數人隨路告乞行十餘里聞磬聲香烟於是共稱佛禮拜頃

更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寶莊嚴見有十餘僧皆是石人不動不搖乃共禮拜速行步少許聞唱導聲還往更看猶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真人爲期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世期等食竟共叩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期云識杯度道人不答言甚識因指北壁有一囊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度許今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别有一青竹杖語言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閉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

速至於是辭別令一沙彌送至門上語言此道去行
七里便至舫不須從先路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
舫卽具如所示唯聞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
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舫入淮
至朱雀乃見杯度騎大航蘭以箠捶之曰馬馬何不
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遙禮之度乃自下舫取書
并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度大笑曰使我還那取
鉢擲雲中還接之云我不見此鉢四千年矣度多在
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一說云
靈期舫漂至一窮山遇見一僧來云是度上弟子昔

持師鉢而死冶城寺今因君以鉢還師但令一人擎
鉢舫前一人正施自安隱至也期如所教果獲全濟
時南州杯度當其騎蘭之日爾日早出至晚不還陳
氏明旦見門扇上有青書六字云福德門靈人降字
劣可識其家杯度遂絕迹矣都下杯度猶去來山邑
多行神呪時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度度
云已死在金城江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甯子
時爲黃門侍郎在廨患病遣信請度度呪竟云難差
見有四鬼皆被傷截甯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爲軍
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甯子果死又有齊諸妻

胡母氏病衆治不愈後請僧設齋齋坐有僧聰道人
勸迎杯度度既至一呪病者卽愈齊諧伏事爲師因
爲作傳記其從來神異大略與上同也至元嘉三年
九月辭詣入東留一萬錢物寄諸情爲營齋於是別
去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詣卽爲營齋并迎屍還葬
建業之覆舟山至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
寒病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
度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看答云度師以死何
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
服之病卽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岡下昔經伏事

杯度兒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度練神呪明日忽見
度來言語如常卽爲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八日
度復來齊諧家呂道慧聞人坦之杜天期水丘熙等
並共見皆大驚卽起禮拜度度語衆人言年當大凶
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其修立故寺
以禳災禍也須臾間上有一僧喚度度便辭去云貧
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諧等拜送慇懃於是
絕迹頃世亦言時有見者既未的其事故無可傳也
釋曇始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晉孝武太元
之末賈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立以歸

戒蓋高句驪聞道之始也義熙初復還關中開導三輔始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時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胡遍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謂胡曰旣已知因果但當奉事白足阿練胡遍訪衆僧唯見始足白於面因而事之晉末朔方匈奴赫連勃勃破獲關中斬戮無數時始亦遇害而刃不能傷勃勃嗟之普赦沙門悉皆不殺始於是潛遁山澤修頭陀之行後託跋燾復克長安擅威關洛時有博陵崔皓少習左道猜嫉釋教旣位居僞輔燾所仗信乃與天師寇氏說燾以

佛化無益有傷民利勸令廢之燾旣惑其言以僞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燒掠寺舍統内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梟斬一境之内無復沙門始唯閉絕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之末始知燾化時將及以元會之日忽杖錫到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燾令依軍法屢斬不傷遽以白燾燾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體無餘異唯劍所著處有痕如布線焉時北園養虎于檻燾令以始餒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燾始知佛化尊高黃老所不能及卽

延始上殿頂禮足下悔其謬失始爲說法明辯因果
壽大生愧懼遂感癘疾崔寇二人次發惡病燾以過
由於彼於是誅剪二家門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
教俄而燾卒孫濬襲位方大弘佛法盛迄於今始後
不知所終

釋法朗高昌人幼而執行精苦多諸微瑞韜光蘊德
人莫測其所階朗師釋法進亦高行沙門進嘗閉戶
獨坐忽見朗在前問從何處來答云從戶鑰中入云
與遠僧俱至日旣將中願爲設食進卽爲設食唯聞
七鉢之聲竟不見人昔廬山慧遠嘗以一袈裟遺進

進卽以爲覲朗云衆僧已去別日當取之後見執爨
者就進取衣進卽與之訪常執爨者皆云不取方知
是先聖人權迹取也至魏虜毀滅佛法朗西適龜茲
龜茲王與彼國大禪師結約若有得道者至當爲我
說我當供養及朗至乃以白王王待以聖禮後終於
龜茲焚屍之日兩肩湧泉直上於天衆歎希有收骨
起塔後西域人來此土具傳此事時涼州復有沙門
智整亦貞苦有異行爲土主楊難當所事後入寒峽
山石穴中不反

邵碩者本姓邵名碩始康人居無常所恍惚如狂爲

人大口眉目醜拙小兒好追而弄之或入酒肆同人酣飲而性好佛法每見形像無不禮拜讚歎悲感流淚碩本有三男二女大男惠生者亦出家碩以宋初亦出家人道自稱碩公出入行往不擇晝夜遊歷益部諸縣及往蠻中皆因事言諱協以勸善至人家眠地者家必有死就人乞細席必有小兒亡時咸以此爲讖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像碩於衆中匍匐作師子形爾日郫縣亦言見碩作師子形乃悟其分身也刺史蕭慧開及劉孟明等並挹事之孟明以男子衣衣二妾試碩云以此二人給公爲左右可乎碩爲人好

韻語乃謂明曰寧自乞酒以清醺不能與阿夫竟殘年後一朝忽著布帽詣孟明少時明卒先是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常科碩謂玉曰天地噉噉從此起若除鞭杖格得刺史玉信而除之及孟明卒仲玉果行州事以宋元徽元年九月一日卒岷山通雲寺臨亡語道人法進云可露吾骸急繫履著脚既而依之出屍置寺後經二日不見所在俄而有人從郫縣來遇進云昨見碩公在市中一脚著履漫語云小子無宜適失我履一隻進驚而檢問沙彌沙彌答云近送屍時怖懼右脚一履不得好繫遂失之其迹

詭異莫可測也後竟不知所終

釋慧安未詳何人少經被虜屬荊州人爲奴執役勤
緊王甚愛之年十八聽出家止江陵琵琶寺風貌庸
率頗共輕之時爲沙彌衆僧列坐輒使行水安恒執
空瓶從上至下水常不竭時咸以異焉及受具戒稍
顯靈迹嘗月晦夕共同學慧濟上堂布薩堂戶未開
安乃縮濟指從壁隙而入出亦如之濟甚駭懼不敢
發言後乃與濟共至塔下便語濟云吾當遠行今與
君別頃之便見天人妓樂香花布滿空中濟唯驚懼
竟不得語安又謂曰吾前後事迹慎無妄說說必有

咎唯西南有一白衣是新發意菩薩可具爲說之於
是辭去便附商人入湘川中路患痢極篤謂船主曰
貧道命必應盡但出置岍邊不須器水氣絕之後卽
施蟲鳥商人依其言出卧岸側夜見火炎從身而出
商人怪懼就往觀之已氣絕矣商人行至湘東見安
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之濟後至陟屺寺詣隱士南
陽劉虬具言其事虬卽起遙禮之謂濟曰此得道之
人入火光三昧也時蜀中又有僧覽法衛並有異迹
時人亦疑得聖果

釋法匱本姓阮吳興於潛人少出家爲京師枳園寺

法楷弟子楷素有學功特精經史瑯琊王奐王肅並共師焉匱爲性恭默少語言樸然自守不涉人事誦法華經一部寺有上座勝法師老病匱從爲依止營護甚多及勝亡殯葬如法每齋會得直聚以造栴檀像像成自設大會其本家僑居京師大市是旦還家又至定林復還枳園後三處考覆皆見匱來中食實是一時而三處赴焉爾日晚還房卧奄然而卒屍甚香輒手屈二指衆咸悟其得果時猶爲沙彌而靈迹殊異遂聞於武帝帝親臨幸爲會僧設供文惠文宣並到房頂禮爲營理殮葬百姓雲赴觀施重疊仍以所得利養起枳園寺塔是歲齊永明七年也

釋僧惠姓劉不知何許人在荊州數十年南陽劉虬立陟岵寺請以居之時人見之已五六十終亦不老舉止趨爾無甚威儀往至病人家若瞋者必死喜者必差時咸以此爲識凡未相識者並悉其親表存亡惠嘗至江邊告津吏求度吏迫以舟小未及過之須臾已見惠在彼岸諸人咸歎神異中山甄恬南平車曇同日請惠惠皆赴之後兩家檢覆方知分身齊永明中文惠要下京行遇保誌誌撫背曰赤龍子他無所言惠後還荆遇見鎮西長史劉景蕤忽泣慟

而捉之數日糝果爲刺史所害後至湘州城南忽云地中有碑衆人誠掘果得二枚惠後不知所終或云永元中卒於江陵時江陵長沙寺又有釋慧遠者本沙門慧印之蒼頭也印見其有信因爲出家仍行般舟之業數歲勤苦遂有神異能分身赴請及預記興亡等

釋慧通不知何許人宋元嘉中見在壽春衣服趨爾寢宿無定遊歷村里飲讌食噉不異恒人常自稱鄭散騎言未然之事頗時有驗江陵有邊僧歸者遊賣壽春將應反鄉路值慧通稱欲寄物僧歸時自負重

擔固以致辭遂強置擔上而了不覺重行數里便別去謂僧歸曰我有姊在江陵作尼名慧緒住三層寺君可爲我相聞道尋欲往言訖忽然不見顧視擔上所寄物亦失僧歸旣至尋得慧緒具說其意緒旣無此弟亦不知何以而然乃自往壽春尋之竟不相見通後自往江陵而慧緒已死入其房中訊問委悉因留江陵少時路由人家墳墓無不悉其氏族死亾年月傳以相問並如其言或時懸指偷劫道其罪狀於是羣盜遙見通者輒間行避走又於江津路值一人忽以杖打之語云可駛歸去看汝家若爲此人至家

果延火所及舍物蕩盡齊永元初忽就相識人任漾求酒甚急云今應遠行不復相見爲謝諸知識並宜精勤修善爲先飲酒畢至牆邊卧地就看已死後數十日復有人於市中見之追及共語久之乃失

釋保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師道林寺師事沙門僧儉爲和尚修習禪業至宋太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効驗時或賦詩言如識記京土士庶皆敬事之齊武帝

謂其惑衆收駐建康明旦人見其入市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輦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旣而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帝旣延入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誌亦隨衆出旣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檢失所閤吏啓云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光廟賓二寺求之並云昨宿旦去又至其常所造厲侯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此行道旦眠未覺使還以告獻方知其分身三處宿焉誌嘗盛冬袒

行沙門寶亮欲以納衣遺之未及發言誌忽來引納而去又時就人求生魚鱸人爲辦覓致飽乃去還視盆中魚游活如故誌後假武帝神力見高帝於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刀齊衛尉胡諧病請誌誌注疏云明屈明日竟不往是日諧亡載屍還宅誌云明屈者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誌誌畫紙作一樹樹上有烏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烏如誌所畫悟而登之烏竟不飛追者見烏謂無人而返卒

以見免齊屯騎桑偃將欲謀反往詣誌誌遙見而走大呼云圍臺城欲反逆斫頭破腹後未旬事發偃叛往朱方爲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陽忠烈王恢嘗屈誌來第會忽令覓荆子甚急旣得安之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便出爲荊州刺史其預鑒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去來興皇淨名兩寺及今上龍興甚見崇禮先是齊時多禁誌出入今上卽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狹一至於此自今行來隨

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出入禁內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未降雨誌忽上啓云誌病不差就官乞活若不啓白官應得鞭杖願於華光殿講勝鬘請雨上卽使沙門法雲講勝鬘講竟夜便大雪誌又云須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雨大降高下皆足上嘗問誌云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誌答云十二識者以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答云旨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爲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答云安樂禁識者以爲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耳後法雲於華林殿講法華至假

使黑風誌忽問風之有無答云世諦故有第一義則無也誌往復三四番便笑云若體是假有許亦不可解難可解其辭旨隱沒類皆如此有陳征虜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嘗爲其現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女恭事者數不可稱至天監十三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屍骸香輿形貌熙悅臨亡自然一燭以付後閣舍人吳慶慶卽啓聞上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囑我乎因厚加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善精舍敕陸倕製銘辭於塚內王筠勒

碑文於寺門傳其遺像處處存焉初誌顯迹之始年
可五六十許而終亦不老人咸莫測其年有徐捷道
者居于京師九日臺北自言是誌外舅弟小誌四年
計誌亡時應年九十七時梁初蜀中又有道香僧朗
亦並有神力云

論曰神道之爲化也蓋以抑誇強摧侮慢挫兇銳解
塵紛至若飛輪御寶則善信歸降疎石叅烟則力士
潛伏當知至治無心剛柔在化自晉惠失政懷愍播
遷中州寇蕩寶羯亂交淵曜篡虐於前勒虎潛兇於
後郡國分崩民遭塗炭澄公憫鋒鏑之方始痛刑害

之未央遂彰神化於葛陂騁懸記於襄鄴藉秘呪而
濟將盡擬香氣而拔臨危瞻鈴映掌坐定凶吉終令
二石稽首荒裔子來澤潤蒼生固無以校也其後佛
調耆域涉公杯度等或謠光晦影俯同迷俗或顯現
神奇遙記方兆或死而更生或寔後空榔靈迹怪詭
莫測其然但典章不同去取亦異至如劉安李脫書
史則以爲謀僭妖蕩仙錄則以爲羽化雲翔夫理之
所貴者合道也事之所貴者濟物也故權者反常而
合道利用以成務然前傳所紀其詳莫究或由法身
應感或是遁仙高逸但使一分兼人便足高矣至如

慧則之感香甕能致痼疾消瘳史宗之過漁梁廼令
 潛鱗得命白足臨刃不傷遺法爲之更始保誌分身
 圓戶帝王以之加信光雖和而弗汚其體塵雖同而
 弗淪其真故先代文紀並見宗錄若其誇銜方伎左
 道亂時因神藥而高飛藉芳芝而壽考與夫鷄鳴雲
 中狗吠天上蛇鵠不死龜靈千年曾是爲異乎

讚曰土資水澤金由火煎強梁扈化假見威權澄照
 襄土開導淄川惠茲兩葉綏彼四邊如不繫賴民命
 何全

高僧傳卷第十

音釋

鵠

赤胎切

鵠山名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鵠

浮屠居士吳用先施費刻
高僧傳第十卷計字九千零六十個該銀四兩
五錢三分
平湖釋在照對上元丘義民書深水陳秉孝刻
萬曆辛亥歲夏四月徑山寂照庵識

局無緣

高僧傳卷第十一

習禪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習禪第四 二十一人

竺僧顯一

帛僧光二

竺曇猷三

釋慧嵬四

釋賢護五

支曇蘭六

釋法緒七

釋玄高八

釋僧周九

釋慧通十

釋淨度十一

釋僧從十二

釋法成十三

釋慧覽十四

釋法期十五

釋道法十六

釋普恒十七

釋僧審十八

釋法悟十九

釋曇超二十

釋慧明二十一

竺僧顯本姓傅氏北地人貞苦善戒節蔬食誦經業禪爲務常獨處山林頭陀入外或時數日入禪亦無飢色時劉曜寇蕩西京朝野崩亂顯以晉太興之末南遊江左復歷名山修已恒業後遇疾綿篤乃屬想西方心甚苦至見無量壽佛降以真容光照其身所苦都愈是夕更起澡浴爲同住及侍疾者說已所見

并陳誠因果辭甚精研至明清晨平坐而化室內有殊香旬餘乃歇

帛僧光或云曇光未詳何許人少習禪業晉永和初遊于江東投剡之石城山山民咸云此中舊有猛獸之災及山神縱暴人蹤久絕光了無懼色雇人開翦負杖而前行入數里忽大風雨羣虎號鳴光於山南見一石室仍止其中安禪合掌以爲棲神之處至明旦雨息乃入村乞食夕復還中經三日乃夢見山神或作虎形或作蛇身競來怖光光一皆不恐經三日又夢見山神自言移往章安縣韓石山住推室以相

奉爾後薪採通流道俗宗事樂禪來學者起茅茨於
室側漸成寺舍因名隱嶽光每入定輒七日不起處
山五十三載春秋一百一十歲晉太元之末以衣裳
頭安坐而卒衆僧咸謂依常入定過七日後怪其不
起乃共看之顏色如常唯鼻中無氣神遷雖久而形
骸不析至宋孝建二年郭鴻任剡入山禮拜試以如
意撥臂颯然風起衣服消散唯白骨在焉鴻大愧懼
收之于室以塼疊其外而泥之畫其形像于今尚存
竺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苦行習禪定後遊江左
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壘家乞食猷呪

願竟忽見蜈蚣從食中跳出猷快食無他後移始豐
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
故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虎頭問何不聽經俄而羣
虎皆去有頃壯蛇競出大十餘圍循環往復舉頭向
猷經半日復去後一日神現形詣猷曰法師威德旣
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室以相奉猷曰貧道尋山願
得相值何不共住神曰弟子無爲不爾但部屬未洽
法化卒難制語遠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
去耳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
弟子夏帝之子居于此山二千餘年寒石山是家舅

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臨別執手贈猷香三盞
於是鳴鐃吹角陵雲而去赤城山山有孤巖獨立秀
出于雲猷搏石作梯升巖宴坐接竹傳水以供常用
禪學造者十有餘人王羲之聞而故往仰峰高挹致
敬而反赤城巖與天台瀑布靈溪四明並相連屬而
天台懸崖峻峙峰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佳精舍
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莓苔青
滑自終古已來無得至者猷行至橋所聞空中聲曰
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
夕留中宿聞行道唱布薩聲旦復欲前見一人鬢眉

皓白問猷所之猷具答意公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
吾是山神故相告耳猷乃退還道經一石室過中憩
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鳴猷神色無擾明日見人
著單衣憤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
搔動大深愧怍猷曰若是君家請以相還神曰僕家
室已移請留令住猷停少時猷每恨不得度石橋後
潔齋累日復欲更往見橫石洞開度橋少許覩精舍
神僧果如前說因共燒香中食食畢神僧謂猷曰却
後十年自當來此今未得住於是而反顧看橫石還
合如初晉太元中有妖星現帝普下諸國有德沙門

精勤佛事令齋懺禳災猷乃祈誠冥感至六日旦見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橫勞法師是夕星退別說云禳星是帛僧光未詳猷以太元之末卒於山室屍猶平坐而舉體綠色晉義熙末隱士神世標入山登巖故見猷屍不朽其後欲往觀者輒雲霧所惑無得窺也時又有慧開慧真等亦善禪業入餘姚靈祕山各造方丈禪龕于今尚在

釋慧鬼不知何許人止長安大寺戒行澄潔多棲處山谷修禪定之業有一無頭鬼來鬼神色無變乃謂鬼曰汝旣無頭便無頭痛之患一何快哉鬼便隱形

復作無腹鬼來但有手耳鬼又曰汝旣無腹便無五藏之憂一何樂哉須臾復作異形鬼皆隨言遣之後冬時天甚寒雪有一女子來求寄宿宿形貌端正衣服鮮明姿媚柔雅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以相慰喻談說欲言勸動其意鬼厥志貞確一心無擾乃謂女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遂凌雲而迎顧歎曰海水可竭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志堅貞後以晉隆安三年與法顯俱遊西域不知所終釋賢護姓孫涼州人來止廣漢閭興寺常習禪定爲業又善於律行纖毫無犯以晉隆安五年卒臨口

出五色光明照滿寺內遺言使燒身弟子行之旣而肢節都盡唯手一指不焚因而埋之塔下

支曇蘭青州人少蔬食樂禪誦經三十萬言晉太元中遊剡後憩始豐赤城山見一處林泉清曠而居之經于數日忽見一人而形長數丈呼蘭令去又見諸異形禽獸來以恐蘭見蘭恬然自得乃屈膝禮拜云珠欺王是家舅今往韋鄉山就之推此處以相奉爾後三年忽聞車騎隱隱從者彌峰俄而有人著幘稱珠欺王通旣前從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人並形貌端整有逾於世旣至蘭所暄涼訖蘭問住在何處答

云樂安縣韋鄉山久服風聞今與家累仰投乞受歸戒蘭卽授之受法竟贖錢一萬蜜二器辭別而去便聞鳴笳動吹響震山谷蘭禪衆十餘共所聞見晉元熙中卒於山春秋八十有三矣

釋法緒姓混高昌人德行清謹蔬食修禪後入蜀於劉師塚間頭陀山谷虎兕不傷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處石室中且禪且誦盛夏於室中捨命七日不臭屍左側有香經旬乃歇每夕放光照徹數里村人卽於屍上爲起塚塔焉

釋玄高姓魏本名靈育馮翊萬年人也母寇氏本信

外道始適魏氏首孕一女卽高之長姊生便信佛乃爲母祈願願門無異見得奉大法母以僞秦弘始三年夢見梵僧散華滿室覺便懷胎至四年二月八日生男家內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迄旦乃息母以兄生瑞兆因名靈育時人重之復稱世高年十二辭親入山久之未許異日有一書生寓高家宿云欲入中常山隱父母卽以高憑之是夕咸見村人共相祖送明旦村人盡來候高父母云昨已相送今復覓耶村人云都不知行豈容已送父母方悟昨之迎送乃神人也高初到山便欲出家山僧未許云父母不聽法

不得度高於是暫還家啓求入道經涉兩旬方卒先志旣背俗乖世改名玄高聰敏生知學不加思至年十五已爲山僧說法受戒已後專精禪律聞關右有浮駄跋陀禪師在石羊寺弘法高往師之旬日之中妙通禪法跋陀歎曰善哉佛子乃能深悟如此於是卑顏推遜不受師禮高乃杖策西秦隱居麥積山山學百餘人崇其義訓稟其禪道時有長安沙門釋曇弘秦地高僧隱在此山與高相會以同業友善時乞佛熾繁跨有隴西西接涼土有外國禪師曇無咄來入其國領徒立衆訓以禪道然三昧正受旣深且妙

隴右之僧稟承蓋寡高乃欲以已率衆卽從毗受法旬日之中毗乃反啓其志時河南有二僧雖形爲沙門而權倖僞相恣情乖律頗忌學僧曇無毗旣西反舍夷二僧乃向河南王世子曼讒構玄高云蓄聚徒衆將爲國災曼信讒便欲加害其父不許乃擯高往河北林陽堂山山古老相傳云是羣仙所宅高徒衆三百往居山舍神情自若禪慧彌新忠誠冥感多有靈異磬旣不擊而鳴香亦自然有氣應真仙士往往來遊猛獸馴伏蝗毒除害高學徒之中遊刃六門者百有餘人有玄紹者秦州隴西人學究諸禪神力自

在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淨倍異於常每得非世華香以獻三寶靈異如紹者又十一人紹後入堂術山蟬蛻而逝昔長安曇弘法師遷流岷蜀道洽成都河南王藉其高名遣使迎接弘旣聞高被擯誓欲申其清白乃不顧棧道之艱冒險從命旣達河南賓主儀畢便謂王曰王旣深鑒遠識何以信讒棄賢貧道所以不遠數千里正欲獻此一言耳王及太子赦然愧悔卽遣使詣高卑辭遜謝請高還邑高旣曠濟爲懷忘忿赴命始欲出山風雷忽起樹木摧折崩石塞道呪願曰吾誓志弘道豈得滯方乃風息路開漸

還到國王及臣民近道候迎內外敬奉崇爲國師河
南化畢進遊涼土沮渠蒙遜深相敬事集會英賓發
高勝解時西海有樊會僧印亦從高受學志狹量褊
得少爲足便謂已得羅漢頓盡禪門高乃密以神力
令印於定中備見十方無極世界諸佛所說法門不
同印於一夏尋其所見永不能盡方知定水無底大
生愧懼時魏虜託跋燾僭據平城軍侵涼境燾舅陽
平王杜超請高同還僞都旣達平城大流法化僞太
子託跋晃事高爲師晃一時被讒爲父所疑乃告高
曰空羅枉苦何由得脫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懇懺

燾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劒烈威問汝何故信讒言
枉疑太子燾驚覺大集羣臣告以所夢諸臣咸言太
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誥燾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
感之力也燾因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
基恢隆萬代武功雖照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
之治也今者域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定制爲萬世
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
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不易之令典也朕
諸功臣勤勞日久當致仕歸第雍容高爵願神養壽
論道陳謨而已不須復親有司苦劇之職其令皇太

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更舉良賢以備列職擇人受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於是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上書如表以白紙爲別時崔皓寇天師並先得寵於肅恐見篡承之日奪其威柄乃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比物論事迹稍形若不誅除必爲巨害肅遂納之勃然大怒卽敕收高高先時嘗密語弟子云佛法應衰吾與崇公首當其禍乎于時聞者莫不慨然時有涼州沙門釋慧崇是僞魏尚書韓萬德之門師德旣次於高亦被疑阻至僞太平五年

九月高與崇公俱被幽繫其月十五日就禍卒於平城之東隅春秋四十有三歲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當爾之時門人莫知是夜三更忽見光繞高先所住處塔三帛還入禪窟中因聞光中有聲云吾已逝矣諸弟子方知已化哀號痛絕旣而迎屍於城南曠野沐浴遷殯兼營理崇公別在異處一都道俗無不嗟駭弟子玄暢時在雲中去魏都六百里旦忽見一人告之以變仍給六百里馬於是揚鞭而反晚間至都見師已亡悲慟斷絕因與同學共泣曰法今旣滅頗復興不如脫更興請和尚起坐和尚德匪常人必當

照之矣言畢高兩眼稍開光色還悅體通汗出其汗香甚須臾起坐謂弟子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應如我耳唯有玄暢當得南度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無令中悔言已便臥而絕也明旦遷柩欲闍維之國制不許於是營墳卽窆道俗悲哀號泣望斷有沙門法達爲僞國僧正欽高日久未獲受業忽聞徂化因而哭曰聖人去世當復何依累日不食常呼高上聖人自在何能不一現應聲見高飛空而至達頂禮求哀願見救護高曰君業重難救當可如何自今已後依方等

懺悔當得輕受達曰脫得苦報願見矜救高曰不忘一切寧獨在君達又曰法師與崇公並生何處高曰吾願生惡世救護衆生卽已還生閻浮提崇公常祈安養已果心矣達又問不審法師已階何地高曰我諸弟子自有知者言訖奄然不見達密訪高諸弟子咸云是得忍菩薩至僞太平七年託跋燾果毀滅佛法悉如高言時河西國沮渠牧犍時有沙門曇曜亦以禪業見稱僞太傅張潭伏膺師禮

釋僧周不知何許人性高烈有奇志操而韜光晦迹人莫能知常在嵩山頭陀坐禪魏虜將滅佛法周謂

門人曰大難將至乃與眷屬數十人共入寒山山在長安西南四百里嶺谷險阻非軍兵所至遂卜居焉俄而魏虜肆暴停者悉斃其後尋悔誅滅崔氏更興佛法僞永昌王鎮長安奉旨將更修立訪求沙門時有說寒山有僧德業非凡王卽遣使徵請周辭以老疾令弟子僧亮應命出山周後將殂告弟子曰吾將去矣其夕見火從繩牀後出燒身經二日方盡煙炎張天而房不燼弟子收遺灰架以磚塔弟子僧亮姓李長安人受業於僧周初永昌王請僧無敢應者咸以言佛法初興疑有不測之慮亮曰像運寄人正在

今日若被誅剪自身當之如其獲全則道有更振之期又僧周加勸於是隨使至長安未至之頃王及民人掃灑街巷比室候迎王親自枉道接足致敬亮爲陳誠禍福訓示因果言約理詣和而且切聽者悲喜各不自勝於是修復故寺延請沙門關中大法更興亮之力也

釋慧通關中人少止長安太后寺蔬食持呪誦增一阿含經初從涼州禪師慧紹諮受禪業法門觀行多所遊刃常祈心安養而欲棲神彼國微疾乃於禪中見一人來形甚端嚴語通言良時至矣須臾見無量

壽佛光明暉然通因覺禪具告同學所見言訖便化異香在房三日乃歇春秋五十九矣

釋淨度吳興餘杭人少好遊獵嘗射孕鹿墮胎鹿母銜痛猶就地舐子度乃心悟因摧弓折矢出家蔬食誦經三十餘萬言常獨處山澤坐禪習誦若邑中有齋集輒身然九燈端然達曙以爲供養如此者累年後忽告弟子云令辦香湯洗浴說法數千章誠以生死因果言訖奄然而化蕭鼓香烟自空而至同時眷屬數十人皆所聞見

釋僧從未詳何許人稟性虛靜隱居始豐瀑布山學

兼內外精修五門不服五穀唯餌棗栗年垂百歲而氣力休強禮誦無輟與隱士褚伯玉爲林下之交每論道說義輒留連信宿後終於山中

釋法成涼州人十六出家學通經律不餌五穀唯食松栢脂孤居巖穴習禪爲務元嘉中東海王懷素出守巴西聞風遣迎會於涪城夏坐講律事竟辭反因停廣漢復弘禪法後小疾便告衆云亡成常誦寶積經於是自力誦之始得半卷氣劣不堪乃令人讀之一遍纔竟合掌而卒侍疾十餘人咸見空中有紺馬背負金棺升空而逝

釋慧覽姓成酒泉人少與玄高俱以寂觀見稱覽曾遊西域頂戴佛鉢仍於罽賓從達摩比丘諮受禪要達摩曾入定往兜率天從彌勒受菩薩戒後以戒法授覽還至于填復以戒法授彼方諸僧後乃歸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渾慕延世子瓊等敬覽德聞遣使并資財令於蜀立左軍寺覽卽居之後移羅浮天宮寺宋文請下都上鍾山定林寺孝武起中興寺復敕令移任京邑禪僧皆隨踵受業吳興沈演平昌孟顗並欽慕道德爲造禪室於寺宋大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法期姓向蜀郡郫人早喪二親事兄如父十四出家從智猛諮受禪業與靈期寺法林共習禪觀猛所諳知皆已證得後遇玄暢復從進業及暢下江陵期亦隨從十住觀門所得已九有師子奮迅三昧唯此未盡暢歎曰吾自西涉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穴南盡衡羅唯見此一子特有禪分後卒於長沙寺春秋六十有二神光映屍體更香潔時蜀龍華寺又有釋道果者亦以禪業顯焉

釋道法姓曹燉煌人棄家人道專精禪業亦時行神呪後遊成都王休之費鏗之請爲興樂香積二寺主

訓衆有法常行分衛不受別請及僧食乞食所得常減其分以施蟲鳥每夕輒脫衣露坐以飼蚊蟲如此者累年後入定見彌勒放齋中光照三塗果報於是深加篤勵常坐不卧元徽二年於定中滅度平坐繩牀貌如恒日

釋普恒姓郭蜀郡成都人也爲兒童時嘗於日光中見聖僧在空中說法向家人敘之並未之信後苦求出家止治下安樂寺獨處一房不立眷屬習靜業禪善入出任與蜀韜律師爲同意自說入火光三昧光從眉直下至金剛際於光中見諸色像先身業報頗

亦明了宋昇明三年卒春秋七十有八未亡一月日忽與親知告別竟無感顏時人謂是戲言將終之日微有病相唯俗家一奴看之明旦平坐而卒奴不解強取卧之尸竟不伸衆僧來見更令坐之手屈三指其餘皆伸衆僧試取持之亦隨手卽伸伸已復更屈生時體淨死更潔白於是依得道法闍維之薪積始然便有五色烟起殊香芬馥州將王玄載乃爲之讚曰大覺眇無像懸應貴忘靖一念會道場空過萬劫永信心虛東想遇聖藻西影妙趣澄三界傳神四禪境俗物故參差真性理恒炳韜光寄浮世遺德方化

迴

釋僧審姓王太原祁人晉驃騎沈之後也祖世寓居
譙郡審少出家止壽春石澗寺誦法華首楞嚴常謂
非禪不智於是專志禪那聞曇摩蜜多道王京邑乃
拂衣過江止于靈曜寺精勤諮受曲盡深奧時羣劫
入山審端坐不動乃脫衣以施之又說法訓勗劫賊
慙愧流汗作禮而去靈鷲寺慧高從受禪業乃請審
還寺別立禪房清河張振後又請居棲玄寺文惠文
宣並加敬事傳琰蕭赤斧皆諮戒訓王敬則入房覓
審正見入禪因彈指而出謂聖道人卽奉米于斛請

受三歸永明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五時有僧謙超志
法達慧勝並業禪亦各有異迹

釋法悟齊人家以田桑爲業有男六人並皆成長悟
年五十喪妻舉家鬱然慕道父子七人悉共出家南
至武昌履行山水見樊山之陽可爲幽棲之處本隱
士郭長翔所止於是有意終焉時武昌太守陳留阮
晦聞而奇之因爲剪徑開山造立房室悟不食粳米
常資麥飯日一食而已誦大小品法華常六時行道
頭陀山澤不避虎兇有時在樹下坐禪或經日不起
以齊永明七年卒於山中春秋七十有九後有沙門

道濟踵其高業今武昌謂其所住爲頭陀寺焉

釋曇超姓張清河人形長八尺容止可觀蔬食布衣一中而已初止都龍華寺元嘉末南遊始興遍觀山水獨宿樹下虎兕不傷大明中還都至齊太祖卽位被敕往遼東弘讚禪道停彼二年大行法化建元末還京俄又適錢塘之靈隱山每一入禪累日不起後時忽聞風雷之聲俄見一人秉笏而進稱嚴鎮陳通須臾有一人至形甚端正羽衛連翩下席禮敬自稱弟子居在七里住周此地承法師至故來展奉富陽縣人故冬鑿麓山下爲塼侵壞龍室羣龍共忿作三

百日不雨今已一百餘日井池枯涸田種永罷法師旣道德通神欲仰屈前行必能感致潤澤蒼生功有歸也超曰興雲降雨本是檀越之力貧道何所能乎神曰弟子部曲止能興雲不能降雨是故相請耳遂許之神倏然而去超乃南行經五日至赤亭山遙爲龍呪願說法至夜羣龍悉化作人來詣超所禮拜超更說法因乞三歸自稱是龍超請其降雨乃相看無言其夜又與超夢云本因忿立誓法師旣導之以善輒不敢違命明日晡時當降雨超明旦卽往臨泉寺遣人告縣令辦船於江中轉海龍王經縣令卽請僧

浮船石首轉經纔竟遂卽降大雨高下皆足歲以獲收超以永明十年卒春秋七十有四

釋慧明姓康居人祖世避地于東吳明少出家止章安東寺齊建元中與沙門共登赤城山石室見猷公尸骸不朽而禪室荒蕪高蹤不繼乃雇人開剪更立堂室造卧佛并猷公像於是棲心禪誦畢命枯槁後於定中見一女神自稱呂姥云常加護衛或時有白猿白鹿白蛇白虎遊戲堦前馴伏宛轉不令人畏齊竟陵文宣王聞風祇挹頻遣三使慇懃敦請乃甞出京師到第文宣敬以師禮少時辭還山苦留不止

於是資給發遣以建武之末卒於山中春秋七十

論曰禪也者妙萬物而爲言故能無法不緣無境不察然後緣法察境唯寂乃明其猶淵池息浪則徹見魚石心水旣澄則凝照無隱老子云重爲輕根靜爲躁根君故輕必以重爲本躁必以靜爲基大智論云譬如服藥將身權息家務氣力平健則還修家業如是以禪定力服智慧藥得其力已還化衆生是以四等六通由禪而起八除十入藉定方成故知禪之爲用大矣哉自遺教東移禪道亦授先是世高法護譯出禪經僧光曇猷等並依教修心終成勝業故能內

踰喜樂外折妖祥擯鬼魅於重巖覩神僧於絕石及沙門智嚴躬履西域請願賓禪師佛馱跋陀更傳業東土玄高玄紹等亦並親受儀則出入盡於數隨往反窮乎還淨其後僧周淨度法期慧明等亦鴈行其次然禪用爲顯屬在神通故使三千宅乎毛孔四海結爲凝酥過石壁而無壅擎大衆而弗遺及夫悠悠世道碌碌仙術尚能停波止雨呪火燒國正復玄高逝矣而更起道法坐而從化焉足異哉若如鬱頭藍弗竟爲禽獸所惱獨角仙人終爲扇陀所亂皆由心道雖攝而與愛見相應比夫螢燭之於日月曾是爲

匹乎

讚曰禪那查叙正受淵深假夫輟慮方備幽尋五門棄惡九次叢林枯鑠山海聚散昇沈茲德裕矣如不厲心

明律第五

十三人

釋慧猷一

釋僧業二

釋慧詢三

釋僧璩四

釋道儼五

釋僧隱六

釋道房七

釋道管八

釋志道九

釋法穎十

釋法琳十一

釋智稱十二

釋僧祐十三

釋慧猷江左人少出家止江陵辛寺幼而蔬食履操至性方直及具戒已後專精律禁時有西國律師卑摩羅叉來適江陵大弘律藏猷從之受業沉思積時乃大明十誦講說相續陝西律師莫不宗之後卒於江陵著十誦義疏八卷

釋僧業姓王河內人幼而聰悟博涉衆典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見新出十誦遂專功此部雋發天然洞盡深奧什歎曰後世之優波離也值關中多難避地

京師吳國張邵挹其貞素乃請還姑蘇爲造閑居寺地勢清曠環帶長川業居宗乘化訓誘無輟三吳學士輻湊肩聯又以講道餘隙屬意禪門每一端坐輒有異香充塞房中近業坐者咸所共聞莫不歎其神異昔什公在關未出十誦乃先譯戒本及流支入秦方傳大部故戒心之與大本其意正同在言或異業乃改正一依大本今之傳誦二本雙行業以元嘉十八年卒於吳中春秋七十有五業弟子慧先襲業風軌亦數當講說

釋慧詢姓趙趙郡人少而蔬食苦行經遊長安受學

什公研精經論尤善十誦僧祇乃更製條章義貫終古宋永初中還止廣陵大開律席元嘉中至京師止道場寺寺僧慧觀亦精於十誦以詢德爲物範乃令更振他寺於是移止長樂寺大明二年卒於所住春秋八十有四矣

釋僧璩姓朱吳國人出家爲僧業弟子總銳衆經尤明十誦兼善史籍頗製文藻始任吳虎丘山宋孝武欽其風聞敕出京師爲僧正悅衆止于中興寺時有沙門僧定自稱得不還果璩集僧詳斷令現神足定云悉犯戒故不現耳璩案律文有四因緣得現神足

一斷疑網二破邪見三除憍慢四成功德定既虛誑事暴卽日明擯璩仍著誠衆論以示來葉璩旣學兼內外又律行無疵道俗歸依車軌相接少帝准從受五戒豫章王子尚崇爲法友袁粲張敷並一遇傾蓋後移止莊嚴卒於所任春秋五十有八述勝鬘文旨并撰僧尼要事兩卷今行於世時又有道表律師率直有高行宋明帝敕晉熙王燮從請戒焉

釋道儼雍丘小黃人少有戒行善於毗尼精研四部融會衆家又以律部東傳梵漢異音文頗左右恐後人諮訪無所乃會其旨歸名曰決正四部毗尼論後

遊於彭城弘通律藏遂卒於彼春秋七十有五時棲
玄寺又有釋慧曜者亦善十誦

釋僧隱姓李秦州隴西人家世正信隱年八歲出家
便能長齋至十二年蔬食及受具戒執操彌堅常遊
心律苑妙通十誦誦法華維摩聞西涼州有玄高法
師禪慧兼舉乃負笈從之於是學盡禪門深解律要
高公化後復西遊巴蜀專任弘通頃之東下止江陵
琵琶寺又諮業於慧徹徹名重當時道扇方外隱研
訪少時備窮經律禪慧之風被於荆楚州將山陽王
劉休祐及長史張岱並諮稟戒法後刺史巴陵王休
若及建平王景素皆稅駕禪房屈膝恭禮後卧疾少
時問侍者日中未答云已中乃索水漱口顏貌怡然
忽爾從化春秋八十矣時江陵上明寺復有成具律
師亦善十誦及雜心毗曇等

釋道房姓張廣漢五城人道行清貞少善律學止廣
漢長樂寺每禮佛燒香香煙直入佛頂又勤誨門人
改惡行善其不改者為之流泣後卒所住春秋一
百二十歲矣

釋道管未詳何許人始住靈曜寺習禪晚依觀詢二
律師諮受毗尼偏善僧祇一部誦法華金光明疏素

守節莊嚴道慧洽城智秀皆師其戒範張永請還吳郡蔡興宗復要往上虞永後於京師婁湖苑立開心寺復請還居講席頻仍學徒甚盛昇明二年卒春秋八十有三矣時有釋慧祐者本丹徒人年三十出家厲身苦節精尋律教齊初入東講摩訶僧祇部齊竟陵王子良遣迎出都仍止開心寺焉

釋志道姓任河内人性溫謹十七出家止靈曜寺疏素少欲六物之外略無兼畜學通三藏尤長律品何尚之欽德致禮請居所造法輪寺先時魏虜滅佛法後世嗣興而戒授多闕道旣誓志弘通不憚艱苦乃

攜同契十有餘人往至虎牢集洛秦雍淮豫五州道士會於引水寺講律明戒更伸受法僞國僧禁獲全道之力也後還京邑王奐出鎮湘州攜與同遊以永明二年卒於湘土春秋七十有三時京師瓦官寺又有超度者亦善十誦及四分著律例七卷云

釋法穎姓索燉煌人十三出家爲法香弟子住涼州公府寺與同學法力俱以律藏知名穎伏膺已後學無再請記在一聞研精律部博涉經論元嘉末下都止新亭寺武南下改治此寺以穎學業兼明敕爲都邑僧正後辭任還多寶寺常習定閑房亦時開律席

及齊高卽位復救爲僧王資給事事有倍常科賴以從來信施造經像及藥藏鎮於長干齊建元四年卒春秋六十有七撰十誦戒本并羯磨等時天保寺又有慧文律師亦善諸部毗尼爲瑯琊王奐所事云

釋法琳姓樂晉原臨邛人少出家止蜀郡裴寺專好戒品研心十誦常恨蜀中無好師宗俄而隱公至蜀琳乃尅已握錫以日兼夜及隱還陝西復隨從數載諸部毗尼洞盡心曲後還蜀止靈建寺益部僧尼無不宗奉常祈心安養每誦無量壽及觀音經輒見一沙門形甚姝大常在琳前至齊建武二年寢疾不愈

注念西方禮懺不息見諸賢聖皆集目前乃向弟子述其所見令死後焚身言訖合掌而卒卽於新繁路口積木燔屍煙炎衝天三日乃盡收斂遺骨卽於其處而起塔焉

釋智稱姓裴本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祖世避難寓居京口稱幼而慷慨頗好弓馬年十七隨王玄謨申坦北討獫狁每至交兵血刃未嘗不心懷惻怛痛深諸已却乃歎曰害人自濟非仁人之志也事寧解甲遇讀瑞應經乃深生感悟知百年不期國城非重乃投南澗禪房宗公請受五戒宋孝武時

迎益州印禪師下都供養稱便束意歸依印亦厚相
將接及印反汶江因扈遊而上於蜀裴寺山家印爲
之師時年三十有六乃專精律部大明十誦又誦小
品一部後東下江陵從隱具二師更受禪律值義嘉
講亂乃移卜京師遇穎公於興皇講律稱諮決隱遠
發言中詣一時之席莫不驚嗟定林法獻於講席相
值聞其往復清玄仍攜止山寺於是溫誦小品研構
毗尼後餘杭寶安寺釋僧志請稱還鄉開講十誦雲
棲寺復屈爲寺主稱乃受任少時舉其綱目示以憲
章頃之反都文宣請於普弘講律僧衆數百皆執卷

承旨稱辭家人道務遣繁累常祀慶弔杜塞人事每
有凶故秉戒節哀唯行道加勤以終耆功之制朱方
沙門慧始請稱還鄉講說親里知舊皆來問訊悉慙
懃訓勗示以孝慈臨別涕泣固留不止還京憩安樂
寺法輪常轉講大本四十餘遍齊永元三年卒春秋
七十有二著十誦義記八卷盛行於世弟子僧辯等
樹碑于安樂寺稱弟子聰超二人最善毗尼爲門徒
所挹

釋僧祐本姓俞氏其先彭城下邳人父世居于建業
祐年數歲入建初寺禮拜因踴躍樂道不肯還家父

母憐其志且許入道師事僧範道人年十四家人密爲訪婚祐知而避至定林投法達法師達亦戒德精嚴爲法門梁棟祐師奉竭誠及年滿具戒執操堅明初受業於沙門法穎穎旣一時名匠爲律學所宗祐乃竭思鑽求無懈昏曉遂大精律部有邁先哲齊竟陵文宣王每請講律聽衆常七八百人永明中敕入吳試簡五衆并宣講十誦更伸受戒之法凡獲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及修繕諸寺并建無遮大集捨身齋等及造立經藏搜校卷軸使夫寺廟廣開法言無墜咸其力也祐爲性巧思能自准心計及匠人依標

尺寸無爽故光宅嶧山大像剝縣石佛等並請祐經始准畫儀則今上深相禮遇凡僧事碩疑皆敕就審決年衰脚疾敕聽乘輿入內殿爲六宮受戒其見重如此開善智藏法音慧廓皆崇其德素請事師禮梁臨川王宏南平王偉儀同陳郡袁昂永康定公主貴嬪丁氏並崇其戒範盡師資之敬凡白黑門徒一萬一千餘人以天監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卒于建初寺春秋七十有四因窆于開善路西定林之舊墓也弟子正度立碑頌德東莞劉勰製文初祐集經藏旣成使人抄撰要事爲三藏記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

及弘明集等皆行於世

論曰禮者出乎忠信之薄律亦起自防非是故隨有犯緣乃製篇目迄乎雙樹在迹爲周自金河滅影迦葉嗣興因命持律尊者憂波離比丘使出律藏波離乃手執象牙之扇口誦調御之言滿八十反其文乃訖於是題之樹葉號曰八十誦律是後迦葉阿難末田地舍那波斯憂波毘多此五羅漢次第任持至攝多之世有阿育王者王在波吒梨弗多城以因往昔見佛遂爲鐵輪御世而猜忌不忍在政苛虐焚蕩經書害諸得道其後易心歸信追悔前失遠會應真更

集三藏於是互執見聞各引師說依據不同遂成五部而所制輕重時或不同開遮廢立不無小異皆由如來往昔善應物機或隨人隨根隨時隨國或此處應開餘方則制或此人應制餘者則開五師雖同取佛律而各據一邊故篇聚或時輕重綱目不無優降依之修學並能得道故如來在世有夢豔因緣已懸記經律應爲五部大集經云我滅度後遺法分爲五部顛倒解義隱覆法藏名曇無邈多卽曇無德也讀誦外書受有三世善能問難說一切性皆得受戒名薩婆卽薩婆多也說無有我輕諸煩惱名迦葉毗說

有我不說空名婆蹉富羅以廣博徧覽五部名摩訶
僧祇善男子如是五部雖名別異而皆不妨諸佛法
界及大涅槃又文殊師利問經云我涅槃後百年當
有二部起一摩訶僧祇二大衆老少同會共菩薩會
出律也從此部流散更生七部二者體毗履部純老
宿共會出律也從此部流散更生十一部故彼經偈
云十八及二本悉從大乘出無是亦無非我說未來
起又執見不同傳中亦有十八部而名字小異故以
五部爲根本從薩婆多部生四部彌沙塞生一部迦
葉毗生二部並是佛泥洹後二百年內僧祇生六部

流傳至四百年中曇無德生五部經中或時止道五
師者舉其領袖而言或時十八二十則通列異論也
自大教東傳五部皆度始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梵本
羅什譯爲晉文未竟多羅化焉後曇摩流支又誦出
所餘什譯都竟曇無德部佛陀耶舍所翻卽四分律
也摩訶僧祇部及彌沙塞部並法顯得梵本佛駄跋
陀羅譯出僧祇律佛駄什譯出彌沙塞部卽五分律
也迦葉毗部或言梵本已度未被翻譯其善見摩得
勒伽戒因緣等亦律之枝屬也雖復諸部皆傳而十
誦一本最盛東國以昔卑摩羅叉律師本西土元匠

來入關中及往荆陝皆宣通十誦盛見宗錄曇猷親承音旨僧業繼踵弘化其間璩儼隱榮等並祖述猷業列奇宋代而皆依文作解未甚鑷掘其後智稱律師竭有深思凡所披釋並開拓門戶更立科目齊梁之間號稱命世學徒傳記于今尚焉夫慧資於定定資於戒故戒定慧品義次第故當知入道卽以戒律爲本居俗則以禮義爲先禮記云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經云戒爲平地衆善由生三世佛道藉戒方住故神解五法制使先知斬草三根不可不識然後定慧法門以次修學而謬執之徒互

生異論偏於律者則言戒律爲指事數論虛誕薄知篇聚名目便言解及波離止能漉水翻囊已謂行齊羅漢唯我曰僧餘皆木想此則自讚毀他功不贖過我慢矜高蓋斯謂也偏於數論者則言律部爲偏分數論爲通方於是扈背毗尼專重陰入得意便行曾莫拘礙謂言地獄不燒智人鑊湯不煮般若此皆操之失柄還以自傷相鼠齷羊豈非斯謂

讚曰盤盂設誠几杖施銘人如不曷奚用尅乘納衣旣補篇聚由生緘持口意枯槁心形怡感兩鏡欣憂

二瓶

高僧傳卷第十一

音釋

奩

力鹽切盛香器

騁

騁迷切上鼓也

覲

梵語具云達觀此積資

切聚

蔽

奴板切面

熹

徒到切

繫

繫立切

也

切

燾

火炬切

燿

火炬切

獫狁

水名

顛

魚豈切

捋

郎括切

窆

方驗切

切

獫狁

北夷也

嶧

書涉切

窆

下棺也

羊也

切

窆

書涉切

窆

下棺也

窆

浮度

居士吳用先施貲刻此

高僧傳第十一卷

計字一萬零九百該銀五兩

四錢五分

平湖釋在照對長州丘義民書旌德劉邦承刻

萬曆辛亥歲春三月徑山寂照庵識

高僧傳卷第十二

忘身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忘身第六

十一人

晉

釋僧羣一

宋

釋曇稱二

釋僧富四

釋慧紹六

釋慧益八

釋法進三

釋法羽五

釋僧瑜七

釋僧慶九

齊

釋法光十

釋曇弘十一

釋僧羣未詳何許人清貧守節蔬食誦經後遷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室山孤在海中上有石孟徑數丈許水深六七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云是羣僊所宅羣僊飲水不飢因絕粒後晉安太守陶夔聞而索之羣以水遺夔出山輒晁如此三四夔躬自越海天甚清霽及至山風雨晦冥停數日竟不得至廼歎曰俗內凡夫遂爲賢聖所隔慨恨而反羣菴舍與孟隔一小澗常以一本爲梁由之汲水後時忽有一折翅

鴨舒翼當梁頭就啖羣羣欲舉錫撥之恐畏傷損因此迴還絕水不飲數日而終春秋一百四十矣臨終向人說年少時經折一鴨翅驗此以爲現報

釋曇稱河北人少而仁愛惠及蜚蟲晉末至彭城見有老人年八十夫妻窮悴廼捨戒爲奴累年執役而內修道德未嘗有廢鄉鄰嗟之及二老卒傭賃獲直悉爲二老福用擬以自贖事畢欲還道法物未備宋初彭城駕山下虎災村人遇害日有一兩稱乃謂村人曰虎若食我災必當消村人苦諫不從卽於是夜獨坐草中呪願曰以我此身充汝飢渴令汝從今息

怨害意未來當得無上法食村人知其意正各泣拜而還至四更中聞虎取稱村人逐至南山噉身都盡唯有頭存因葬而起塔爾後虎災遂息

釋法進或曰道進或曰法迎姓唐涼州張掖人幼而精苦習誦有超邁之德爲沮渠蒙遜所重遜卒子景環爲胡寇所破問進曰今欲轉略高昌爲可尅不進曰必捷但憂災餓耳廻軍卽定後三年景環卒弟安周續立是歲饑荒死者無限周旣事進進屢從求乞以賑貧餓國蓄稍竭進不復求迺淨洗浴取刀鹽至深窮窟餓人所聚之處次第授以三歸便掛衣鉢著

樹投身餓者前云施汝共食衆雖飢困猶義不忍受進卽自割肉拄鹽以啖之兩股肉盡心悶不能自割因語餓人云汝取我皮肉猶足數日若王使來必當將去但取藏之餓者悲悼無能取者須臾弟子來至王人復至舉國奔赴號叫相屬因輦之還宮周敕以三百斛麥以施飢者別發倉廩以賑貧民至明晨乃絕出城北閣維之煙焰衝天七日乃歇屍骸都盡唯舌之不爛卽於其處起塔三層樹碑于右進弟子僧遵姓趙高昌人善十誦律蔬食節行誦法華勝鬘金剛般若又篤厲門人常懺悔爲業

釋僧富姓山高陽人父霸爲藍田令富少孤居貧而篤學無厭採薪爲燭以照讀書及至冠年備盡經史美姿容善談論後遇僞秦衛將軍楊邕資其衣糧習鑿齒攜共志學及聽安公講放光經遂有心樂道於是剃髮依安受業安亡後還魏郡廷尉寺下帷潛思絕事人間時村人有劫劫得一小兒欲取心肝以解神富逍遙路口遇見劫具問其意因脫衣以易小兒羣劫不許富曰大人五藏亦可用不劫謂富不能忘身因妄言亦好富乃念曰我幻談之軀會有一死今以濟人雖死猶生卽自取劫刀畫胸至臍群劫更相

咎責四散奔走卽送小兒還其家路口時行路一人見富如此因問其故富雖復頓悶口猶能言迺具答以此事此人悲悼傷心還家取針縫其腹皮塗以驗藥釐還寺將息少時而差後不知所終

釋法羽冀州人十五出家爲慧始弟子始立行精苦修頭陀之業羽操心勇猛深達其道常欲仰軌藥王燒身供養時僞秦晉王姚緒鎮蒲坂羽以事白緒緒曰入道多方向必燒身不敢固違幸願三思羽誓志旣重卽服香油以布纏體誦捨身品竟以火自燎道俗觀視莫不悲慕焉時年四十有五

釋慧紹不知氏族小兒時母哺魚肉輒吐咽菜不疑於是便蔬食至八歲出家爲僧要弟子精勤慄厲苦行標節後隨要止臨川招提寺廼密有燒身之意常雇人斫薪積於東山石室高數丈中央開一龕足容已身廼還寺辭要苦諫不從卽於焚身之日於東山設大衆八關并告別知識其日闔境奔波車馬人衆及寶金寶者不可稱數至初夜行道紹自行香行香旣竟執燭然薪入中而坐誦藥王本事品衆旣不見紹悟其已去禮拜未畢悉至積所積已洞然誦聲未息火至額聞唱一心言已奄絕大衆咸見有一星其

大如斗直下煙中俄而上天時見者咸謂天宮迎紹經三日薪聚乃盡紹臨終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慎莫伐之其後三日果生焉紹焚身是元嘉二十八年年二十八紹師僧要亦清謹有懿德年一百六十終於寺

釋僧瑜姓周吳興餘杭人弱冠出家業素純粹元嘉十五年與同學曇溫慧光等於廬山南嶺共建精舍名曰招隱瑜常以爲結果三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捐藥王之轍獨何云遠於是屢發言誓始契燒身以宋孝建二年六月三日集薪爲龕并請僧設

齋告衆辭別是日雲霧晦合密雨交零瑜廼誓曰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清明如其無感便當湧注使此四輩知神應之無昧也言已雲景明霽至初夜竟便入薪龕中合掌平坐誦藥王品火燄交至猶合掌不散道俗知者奔赴彌山並稽首作禮願結因緣咸見紫氣騰空久之廼歇時年四十四其卒後旬有四日瑜房中生雙桐根枝豐茂巨細相似貫壤直聳遂成連奇樹理識者以爲娑羅寶樹尅炳泥洹瑜之庶幾故見斯證因號爲雙桐沙門吳郡張辯爲平南長史親觀其事具爲傳讚讚曰悠悠玄機茫茫至道出生入

死孰爲妙實

其一

自昔藥王殊化絕倫往聞其說今觀

斯人

其二

英英沙門慧定心固凝神紫氣表迹雙樹

其三

其德可樂其操可貴文之作矣式颺髮髯

其四

釋慧益廣陵人少出家隨師止壽春宋孝建中出都

憩竹林寺精勤苦行誓欲燒身衆人聞者或毀或讚至大明四年始就却粒唯餌麻麥到六年又絕麥等但食酥油有頃又斷酥油唯服香丸雖四大綿微而神情警正孝武深加敬異致問慙懃遣太宰江夏王義恭詣寺諫益益誓志無改至大明七年四月八日將就焚燒廼於鍾山之南置鑊辦油其日朝乘牛車

而以人牽自寺之山以帝王是兆民所憑又三寶所寄乃自力入臺至雲龍門不能步下令人啓聞慧益道人今捨身詣門奉辭深以佛法仰累帝聞改容卽躬出雲龍門益旣見帝重以佛法憑囑於是辭去帝亦續至諸王妃后道俗士庶填滿山谷投衣棄寶不可勝計益迺入鏤據一小牀以告貝自纏上加一長帽以油灌之將就著火帝令太宰至鏤所請喻曰道行多方何必殞命幸願三思更就異途益雅志確然曾無悔念迺答曰微軀賤命何足止留天心聖慈罔已者願度二十人出家降勅卽許益迺手自執燭以

然帽帽然已迺棄燭合掌誦藥王品火至眉誦聲猶分明及眼乃昧貴賤哀嗟響震幽谷莫不彈指稱佛惆悵投淚火至明旦迺盡帝於于時聞空中筳管異香芬苾帝盡日方還宮夜夢見益振錫而至更囑以佛法明日帝爲設會度人令齋主唱白具序徵祥燒身之處起藥王寺以擬本事也

釋僧慶姓陳巴西安漢人家世事五斗米道慶生而獨悟十三出家止義興寺淨修梵行願求見佛先捨三指未誓燒身漸絕糧粒唯服香油到大明三年二月八日於蜀武擔寺西對其所造淨名像前焚身供

養刺史張悅躬出臨視道俗僑舊觀者傾邑行雲爲結苦雨悲零俄而晴景開明天色澄淨見一物如龍從積升天時年二十三天水太守裴方明爲收灰起塔

釋法光秦州隴西人少而有信至二十九方出家苦行頭陀不服綿纈絕五穀唯餌松葉後誓志燒身廼服松膏及飲油經于半年至齊永明五年十月二十日於隴西記城寺內集薪焚身以滿先志火來至目誦聲猶了至鼻廼昧奄然而絕春秋四十有一時永明末始豐縣有比丘法存亦燒身供養郡守蕭緬遣

沙門慧深爲起灰塔

釋曇弘黃龍人少修戒行專精律部宋永初中南遊番禺止臺寺晚又適交趾之仙山寺誦無量壽及觀音經誓心安養以孝建二年於山上聚薪密往積中以火自焚弟子追及抱持將還半身已爛經月小差後近村設會舉寺皆赴弘於是日復入谷燒身村人追救命已終矣於是益薪進火明旦乃盡爾日村居民咸見弘身黃金色乘一金鹿西行甚急不暇暄涼道俗方悟其神異共收灰骨以起塔焉

論曰夫有形之所貴者身也情識之所貴者命也是

故食脂飲血乘肥衣輕欲其怡懌也餌朮含丹防生
養性欲其壽考也至如析一毛以利天下則恪而弗
爲撤一食以續餘命則惜而不與此其弊過矣自有
宏知達見遺已贍人體三界爲長夜之宅悟四生爲
夢幻之境精神逸乎蜚羽形骸滯於瓶穀是故摩頂
至足曾不介心國城妻子捨若遺芥今之所論蓋其
人也僧羣止爲一鴨而絕水以亡身僧富止救一童
而畫腹以全命法進割肉以啖人曇稱自餒於災虎
斯皆尚乎兼濟之道忘我利物者也昔王子投身功
踰九劫剝肌貿鳥駭震三千惟夫若人固亦超邁高

絕矣爰次法羽至于曇弘皆灰燼形骸棄捨珍愛或
以情祈安養或以願生知足故雙桐表於房裏一館
顯自空中符瑞彪炳與時間出然聖教不同開遮亦
異若是大權爲物適時而動利現萬端非教所制故
經云能然手足一指迺勝國城布施若是出家凡僧
本以威儀攝物而今殘毀形體壞福田相考而爲談
有得有失得在忘身失在違戒故龍樹云新行菩薩
不能一時備行諸度或滿檀而乖孝如王子投虎或
滿慧而乖慈如檢他斷食等皆由行未全美不無盈
缺又佛說身有八萬戶蟲與人同氣人命旣盡蟲亦

俱逝是故羅漢死後佛許燒身而今未死便燒或損於蟲命有失說者或言羅漢尚入火光夫復何怪有言入火光者先已捨命用神智力後乃自燒然性地菩薩亦未免報軀或時投形火聚或時裂體分人當知殺蟲之論其究莫詳焉夫三毒四倒乃生死之根我七覺八道實涅槃之要路豈必燔炙形體然後離苦若其位鄰得忍俯迹同凡或時爲物捨身此非言論所及至如凡夫之徒鑒察無廣竟知盡壽行道何如棄捨身命或欲激譽一時或欲流名萬代及臨火就薪悔怖交切彰言旣廣恥奪其操於是僂俛從事

空嬰萬苦若然非所謂也

讚曰若人挺志金石非英鑠茲所重所彼寶城芬梧
翦蔚紫館浮輕騰煙曜彩吐瑞含禎千秋尚美萬代
傳馨

誦經第七 二十一人

釋曇邃一

釋法相二

竺法純三

釋僧生四

釋法宗五

釋道罔六

釋慧慶七

釋普明八

釋法莊九

釋慧果十

釋法恭十一

釋僧覆十二

釋慧進十三

釋弘明十四

釋慧豫十五

釋道嵩十六

釋超辯十七

釋法慧十八

釋僧侯十九

釋慧彌二十

釋道琳二十一

釋曇邃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誦正法華經常一日一遍又精達經旨亦爲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邃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比覺已身在白馬塢神

祠中并一弟子自爾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過見有兩高座邃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咸云神異至夏竟神施以白馬一匹白羊五頭絹九十匹呪願畢於是各絕邃後不知所終

釋法相姓梁不測何人常山居精苦誦經十餘萬言爲獸集其左右皆馴若家禽太山祠有大石函貯財寶相時山行宿于廟側忽見一人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絕不見其函石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起於是取其財以施貧民後度江南止越城寺忽遊

縱放蕩優俳滑稽或時裸袒干冒朝貴晉鎮北將軍司馬恬惡其不節招而鳩之頻傾三鍾神氣清爽淡然無擾恬大異之至晉元興末卒春秋八十時有竺曇蓋竺僧法並苦行通感善能神呪請雨爲揚州刺史司馬元顯所敬法亦善神呪晉丞相會稽王司馬道子爲起冶城寺焉

竺法純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山陰顯義寺苦行有德善誦古維摩經晉元興中爲寺上蘭渚買故屋暮還於湖中遇風而船小純唯一心憑觀世音口誦不輟俄見一大流船乘之獲免至岸訪船無主須臾不

見道俗咸歎神感後不知所終

釋僧生姓袁蜀郡郫人少出家以苦行致稱成都宋豐等請爲三賢寺主誦法華習禪定嘗於山中誦經有虎來蹲其前誦竟乃去後每至諷詠輒見左右四人爲侍衛年雖衰老而翹勤彌厲後微疾便語侍者云吾將去矣於後可爲燒身弟子謹依遺命

釋法宗臨海人少好遊獵嘗於剡遇射孕鹿墮胎鹿母銜箭猶就地舐子宗乃悔悟知貪生愛子是有識所同於是擢弓折矢出家業道常分衛自資受一食法蔬苦六時以悔先罪誦法華維摩常升臺諷詠響

聞四遠士庶稟其歸戒者三千餘人遂開拓所住以爲精舍因誦爲目號曰法華臺也宗後不測所終

釋道罔姓馬扶風人初出家爲道懿弟子懿病嘗遣罔等四人至河南霍山採鍾乳入穴數里跨水渡水三人溺死炬火又亡罔判無濟理罔素誦法華唯憑誠此業又存念觀音有頃見一光如螢火追之不及遂得出穴於是進修禪業節行彌新頻作數過普賢齋並有瑞應或見梵僧入坐或見騎馬人至並以未及暄涼倏忽不見後與同學四人南遊上京觀矚風化夜乘冰度河中道冰破三人沒死罔又歸誠觀音

乃覺脚下如有一物自竚復見赤光在前赤光至岸達都止南澗寺常以般舟爲業嘗中夜入禪忽見四人御車至房呼令上乘罔欸不自覺已見身在郡後沈橋間見一人在路坐胡牀侍者數百人見罔驚起罔曰坐禪人耳彼人因謂左右曰向止令知處而已何忽勞屈法師於是禮拜執別令人送罔還寺扣門良久方開入寺見房猶閉衆咸莫測其然宋元嘉二十年臨川康王義慶攜往廣陵終於彼也

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清潔有戒行誦法華十地思益維摩每夜吟諷常聞閤中有彈

指讚歎之聲嘗於小雷遇風波船將覆沒慶唯誦經不輟覺船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岸於是篤厲彌勤宋元嘉末卒春秋六十有二

釋普明姓張臨淄人少出家稟性清純蔬食布衣以懺誦爲業誦法華維摩二經及諷誦之時有別衣別座未嘗穢雜每至勸發品輒見普賢乘象立在其前誦維摩經亦聞空中倡樂又善神呪所救皆愈有鄉人王道真妻病請明來呪明入門婦便悶絕俄見一物如狸長數尺許從狗竇出因此而愈明嘗行水傍祠巫覡自云神見之皆奔走以宋孝建初中卒春秋

八十有五

釋法莊姓申淮南人十歲出家爲廬山慧遠弟子少以苦節標名晚遊關中從叡公稟學元嘉初出都止道場寺性率素止一中而已誦大涅槃法華淨名每後夜諷誦比房常聞莊房前有如兵仗羽衛之響實天神來聽也宋大明初卒於寺春秋七十有六

釋慧果豫州人少以蔬食自業宋初遊京師止瓦官寺誦法華十地嘗於園廁見一鬼致敬於果云昔爲衆僧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在噉糞鬼中法師德素局明又慈悲爲意願助以拔濟之方也又云昔有錢三

千埋在柿樹根下願取以爲福果卽告衆掘取果得三千爲造法華一部并設會後夢見此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果以宋太始六年卒春秋七十有六

釋法恭姓關雍州人初出家止江陵安養寺後出京師住東安寺少而苦行殊倫服布衣餌菰麥誦經三十餘萬言每夜諷詠輒有殊香異氣入恭房者咸共聞之又以弊納聚蚤蝨常披以飼之宋武文明三帝及衡陽文王義季等並崇其德業所獲信施常分給貧病未嘗私蓄宋太始中還西卒於彼春秋八十時烏衣復有僧恭者德業高明綱總寺任亦不食糲糲

唯餌豆麥

釋僧覆未詳何許人少孤爲下人所養七歲出家爲曇亮弟子學通諸經蔬食持呪誦大品法華宋明帝深加器重敕爲彭城寺主率衆有功宋太始末卒春秋六十有六

釋慧進姓姚吳興人少而雄勇任性遊俠年四十忽悟心自啓遂爾離俗止京師高座寺蔬食素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輒病迺發願願造法華百部以悔前障始聚得錢一千六百時有劫來問進有物不答云唯有造經錢在佛處羣劫聞之赧然而去於是

聚集信施得以成經滿足百部經成之後病亦小差誦法華一部得過情願既滿厲操逾堅常廻諸福業願生安養未亡少時忽聞空中聲曰汝所願已足必得生西方也至齊永明三年無病而卒春秋八十有五時京師龍華寺復有釋僧念誦法華金光明蔬食避世

釋弘明本姓嬴會稽山陰人少出家貞苦有戒節止山陰雲門寺誦法華習禪定精勤禮懺六時不輟每旦則水瓶自滿實諸天童子以爲給使也明嘗於雲門坐禪虎來入明室內伏于牀前見明端然不動久乃去又時見一小兒來聽明誦經明曰汝是何人答云昔是此寺沙彌盜帳下食今墮園中聞上人道業故來聽誦經願助方便使免斯累也明卽說法勸化領解方隱後於永興石姥巖入定又有山精來惱明明捉得以腰繩繫之鬼遜謝求脫云後不敢復來乃解放於是絕迹元嘉中郡守平昌孟顗重其真素要出安止道樹精舍後濟陽江掄於永興邑立紹玄寺復請明往住大明末陶里董氏又爲明於村立栢林寺要明還止訓勗禪戒門人成列以齊永明四年卒於栢林寺春秋八十有四

釋慧豫黃龍人來遊京師止靈根寺少而務學遍訪衆師善談論美風則每聞臧否人物輒塞耳不聽或時以異言間止瓶衣率素日以一中自畢精勤標節以救苦爲先誦大涅槃法華十地又習禪業精於五門嘗寢見有三人來扣戶並衣冠鮮潔執持華蓋豫問覓誰答云法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不答云可爾至明年滿一周而卒是歲齊永明七年春秋五十有七豫同寺有沙門法音亦素行誦經

釋道嵩姓夏高密人年十歲出家少而沉隱有志用

及具戒之後專好律學誦經三十萬言交接上下未嘗有喜愠之色性好檀捨隨獲利養皆以施人瓶衣之外略無兼物宋元徽中來京師止鍾山定林寺守靜閑房戲誦無輟人有造者輒爲說法訓獎以代饌焉從之請戒者甚衆後卒於山中春秋四十有九

釋超辯姓張燉煌人幼而神悟孤發履操深沉誦法華金剛般若聞京師盛於佛法乃越自西河路由巴楚達于建業頃之東適吳越觀矚山水停山陰城傍寺少時後還都止定林上寺閑居養素畢命山門誦法華日限一遍心敏口從恒有餘力禮千佛凡一百

五十餘萬拜足不出門三十餘載以齊永明十年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三葬于寺南沙門僧祐爲造碑墓所東莞劉勰製文時有靈根釋法明祇洹釋僧志益州釋法定並誦經十餘萬言蔬食苦行有至德焉釋法慧本姓夏侯氏少而秉志精苦律行水嚴以宋大明之末東遊禹穴隱于天柱山寺誦法華一部蔬食布衣志耽人外居閣不下三十餘年王侯稅駕止拜房而反唯汝南周顒以信解兼深特與相接時有慕德希禮或因顒介意時一見者以齊建武二年卒于山寺春秋八十有五時若耶懸溜山有釋曇遊者亦蔬食誦經苦節爲業

釋僧侯姓龔西涼州人年十八便蔬食禮懺及具戒之後遊方觀化宋孝建初來至京師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二日一遍如此六十餘年蕭惠開入蜀請法同遊後惠開協同義嘉負罪歸闕侯乃還都於後岡創立石室以爲安禪之所自息慈以來至于捨命魚肉葷辛未嘗近齒脚影小蹉輒空齋而過齊永元二年微覺不愈至中不能食乃索水漱口合掌而卒春秋八十有九時普弘有釋慧溫亦誦法華維摩首楞嚴蔬苦有高節

釋慧彌姓楊氏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裔也年十六出家及具戒之後志修遠離乃入長安終南山巖谷險絕軌迹莫至彌負錫獨前虎兕無擾少誦大品又精修三昧於是剪茅結宇以爲棲神之宅時至則持鉢入村食竟則還室禪誦如此者八年後聞江東有法之盛乃觀化京師止于鍾山定林寺習業如先爲人溫恭仁讓喜愠無色戒範精明獎化忘倦諮賢求善恒若未足凡黑白造山禮拜者皆爲說法提誘以代餽饌爰自出家至于衰老葷醢鮮豢一皆永絕足不出山三十餘年晝夜習定常誦般若六時禮

懺必爲衆先以梁天監十七年閏八月十五日終於山舍春秋七十有九葬于寺南立碑頌德時定林又有沙門法仙亦誦經有素行後還吳爲僧正卒於彼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涅槃法華誦淨名經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富陽縣泉林寺寺常有鬼怪自琳居之則消琳弟子慧韶爲屋所壓頭陷入甕琳爲祈請韶夜見兩胡道人拔出其頭旦起遂平復琳於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牀上齋畢見帛上有人迹皆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徵感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僧座以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齊熙寺天監十

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三

論曰諷誦之利大矣而成其功者希焉良由總持難得憚忘易生如經所說止復一句一偈亦是聖所稱美是以曇邃通神於石鳩僧生感衛於空山道罔臨危而獲濟慧慶將沒而蒙全斯皆實德內充故使徵應外啓經云六牙降室四王衛座豈粵虛哉若乃凝寒靜夜朗月長宵獨處閑房吟諷經典音吐道亮文字分明足使幽顯忻踊精神暢悅所謂歌誦法言以此爲音樂者也

讚曰法身既遠所寄者辭沉吟反復惠利難思無怠

三業有競六時化人乃衛變衆來茲此焉實德誰與較之

高僧傳卷第十二

音釋

啖

子合切 嚙力荏切 入口也 危懼也

投

無粉切 拭也

續

苦澗切 絮也

懣

羊益切 悅

也

穀

胡谷切 縗紗也

剝

苦胡切 屑也

浮屠居士吳用先施贊刻
高僧傳十二卷計字七千七十四該銀三兩五錢四分
貞州釋道一對上元丘義民書涇縣汪文旦刻
萬曆辛亥夏五月徑山寂照庵識

為紅開法蓮信士

高僧傳卷第十三

興福唱導

經師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興福第八

十四人

晉

竺慧達一

釋慧元二

竺慧直

釋慧力三

宋

釋慧受四

釋僧慧五

釋曇翼六

釋僧洪七

釋僧亮八

釋法意九

齊

釋慧敬十

釋法獻十一

釋法獻十二

玄揚

梁

釋僧護十三

釋法悅十四

竺慧達姓劉本名薩阿并州西河離石人少好畋獵年三十一忽如暫死經日還穌備見地獄苦報見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師爲其說法訓誨令出家往丹陽會稽吳郡覓阿育王塔像禮拜悔過以懺先罪既醒卽出家學道改名慧達精勤福業唯以禮懺爲先晉

寧康中至京師先是簡文皇帝於長干寺造三層塔塔成之後每夕放光達上越城顧望見此剎杪獨有異色便往拜敬晨夕懇到夜見剎下時有光出乃告人共掘掘入丈許得三石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鐵函函中又有銀函銀函裏金函金函裏有三舍利又有一爪甲及一髮髮伸長數尺卷則成螺光色炫耀乃周宣王時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塔卽此一也旣道俗歎異乃於舊塔之西更豎一剎施安舍利晉太元十六年孝武更加爲三層又昔咸和中丹陽尹高悝於張侯橋浦裏掘得一金像無有光趺而製作甚工前

有梵書云是育王第四女所造惺載像還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非人力所御乃任牛所之徑趣長干寺爾後一年許有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得銅蓮華跌浮在水上卽收送縣縣表上臺敕使安像足下契然相應後有西域五僧詣惺云昔於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亂藏置河邊王路旣通尋覓失所近得夢云像已出江東爲高惺所得故遠涉山海欲一見禮拜耳惺卽引至長干五人見像歔歔涕泣像卽放光照于堂內五人云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尋當至晉咸安元年交州合浦縣採珠人董宗之於海底得一

佛光刺史表上晉簡文帝敕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一種凡四十餘年東西祥感光跌方具達以剎像靈異倍加翹勵後東遊吳縣禮拜石像此像以西晉將末建興元年癸酉之歲浮在吳松江滬瀆口漁人疑爲海神延巫祝以迎之於是風濤俱盛駭懼而還時有奉黃老者謂是天師之神復共往接飄浪如初後有奉佛居士吳縣民朱應聞而歎曰將非大覺之垂應乎乃潔齋共東靈寺帛尼及信者數人到滬瀆口稽首盡虔歌唄至德卽風潮調靜遙見二人浮江而至乃是石像背有銘誌一名惟衛二名迦葉卽接還

安置通玄寺吳中士庶嗟其靈異歸心者衆矣達停止通玄寺首尾三年晝夜虔禮未嘗暫廢頃之進適會稽禮拜鄧縣塔此塔亦是育王所造歲久荒蕪示存基塹達翹心束想乃見神光燄發因是修立龕砌羣鳥無敢棲集凡近寺側畋漁者必無所復獲道俗傳感莫不移信後郡守孟顥復加開拓達東西覲禮屢表徵驗精誠篤勵終年無改後不知所之

釋慧元河北人爲人性善喜愠無色常習禪誦經勸化福事以爲恒業晉太元初於武陵平山立寺有二十餘僧食蔬幽遁永絕人途以太元十四年卒卒後

有人入武當山下見之神色甚暢寄語寺僧勿使寺業有廢自是寺內常聞空中應時有磬聲依而集衆未嘗差失沙門竺慧直居之直精苦有戒節後絕粒唯餌松柏因登山蟬蛻焉

釋慧力未知何許人晉永和中來遊京師嘗乞蔬食苦行頭陀修福至晉興寧中啓乞陶處以爲瓦官寺初標塔基是今塔之西每夕標塔基輒東移十餘步旦取還已復隨徙潛共伺之見一人著朱衣武冠拔標置東方仍於其處起塔今之塔處也記者云立寺後三十年當爲天火所燒至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

七月夜自然火起寺僧數十人都無知者明旦見塔已成灰聚帝曰此國不祥之相也卽敕楊法尚李緒等速令修復至九月帝崩有戴安道所製五像及戴顓所治丈六金像昔鑄像初成而面首殊瘦諸工無如之何乃迎顓看之顓曰非面瘦也乃臂胛肥耳旣鑿減臂胛而面相自滿諸工無不歎息又有師子國四尺二寸玉像並皆在焉昔師子國王聞晉孝武精於奉法故遣沙門曇摩抑遠獻此佛在道十餘年至義熙中乃達晉司徒王謐嘗入臺見東掖門外有寺人擲擣所著處輒有光出怪令掘之得一金像含光

趺長七尺二寸謐卽啓聞宋高祖迎入臺供養宋景平末送出瓦官寺今移龍光寺

釋慧受安樂人晉興寧中來遊京師蔬食苦行常修福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欲就王乞立一間屋處未敢發言且向守園客私期說之期云王家之園恐非所圖也受曰若令誠感何憂不得卽詣王陳之王大喜卽以許焉初立一小屋每夕復夢見一青龍從南方來化爲剎柱受將沙彌試至新亭江尋覓乃見一長木隨流來下受曰必是吾所夢見者也於是雇人牽上豎立爲剎架以

一層道俗競集成歎神異坦之卽捨園爲寺以受本鄉爲名號曰安樂寺東有丹陽尹王雅宅西有東燕太守劉鬪宅南有豫章太守范甯宅並施以成寺後有沙門道靖道敬等更加修飾于今崇麗焉

釋僧慧未知何許人自少來好修福業晉義熙中共長安人行長生立寺於京師破塢村中始遷域其處起草屋數間便集僧設齋至中夜堂內兩燈忽自然行進前數十步油簋如故無所傾覆大衆驚嗟訪諸耆老咸言燈所移處是昔時外國道人起塔之基於是就共修立以燈移表瑞因號崇明寺焉

釋曇翼本吳興餘杭人少而信悟早有絕塵之操初出家止廬山寺依慧遠修學蔬素苦節見重門人晚適關中復師羅什經律數論並皆叅涉又誦法華一部以晉義熙十三年與同志曇學沙門俱遊會稽履訪山水至秦望西北見五岫駢峯有耆闍之狀乃結草成菴稱曰法華精舍太守孟顥富春人陳載並傾心挹德助成功翼蔬食澗飲三十餘年以宋元嘉二十七年卒春秋七十一立碑山寺旌其遺德會稽孔道製文翼同遊曇學沙門後移卜秦望之北號曰樂林精舍有韶相灌蒨並東嶽望僧咸共憩焉時有釋

道敬者本瑯琊胄族晉右將軍王羲之曾孫避世出家情愛丘壑棲于若耶山立懸溜精舍敬後爲供養衆僧乃捨具足專精十戒云

釋僧洪豫州人止于京師瓦官寺少而修身整潔後率化有緣造丈六金像鎔鑄始畢未及開模時晉末銅禁甚嚴犯者必死宋武帝時爲相國洪坐罪繫于相府唯誦觀世音經一心歸命佛像夜夢所鑄像來手摩洪頭問怖不洪言自念必死像曰無憂見像曾方尺許銅色焦沸會當行刑府叅軍監殺而牛奔車壞因更尅日續有令從彭城來云未殺僧洪者可原

遂獲免還開模見像曾前果有焦沸洪後以苦行卒釋僧亮未知何許人少以戒行著名欲造丈六金像用銅不少非細乞能辦聞湘州界銅溪伍子胥廟多有銅器而廟甚威嚴無人敢近亮聞而造焉告刺史張劭借健人百頭大船十艘劭曰廟旣靈驗犯者必斃且有蠻人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與檀越共如其有咎躬自當之劭卽給人船三日三夕行至廟所亮與手力一時俱進去廟屋二十許步有兩銅鑊容百餘斛中有巨蛇長十餘丈出遮行路亮乃正儀執錫呪願數十言蛇忽然而隱俄見一人秉竹笏

而出云聞法師道業非凡營福事重今特相隨喜於是令人輦取廟銅既多十未取一而舫已滿唯神牀頭有一唾壺中有一蠅蜒長二尺許乍出乍入議者咸云神最愛此物亮遂不取於是而去遇風水甚利比羣蠻相報追逐不復能及還都鑄像既成唯燄光未備宋文帝爲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至宋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宮寺今猶在焉

釋法意江左人好營福業起五十三寺晉義熙中鍾山祭酒朱應子先是孫恩建義之黨竄居此山分其外地少許與意爲寺號曰延賢寺後杯度去來此寺

云此處尋有諸變後時當好地對天堂易爲福業俄爲野火所燒後齊諧及張寅等藉杯度之旨語在度傳乃與意共行山地更欲修立而無水不可住意惟杯度之言乃竭誠禮懺乞西方池水經于三日懇惻彌至忽聞空中有聲撲然著地意恐是金帛試令人掘入二尺許洊然清流遂成澗不絕於是立寺意後不知所終

釋慧敬南海人少遊學荆楚亦博通經論而常以福業爲務故義學不得全功凡所之造皆興立塔像助成衆業後還鄉復修理雲峯永安諸寺敬既精於戒

節而志操嚴明故嶺外僧尼咸附諮稟後被敕爲僧
主訓領有功敬有一奴子及沙彌忽爲鬼所打後山
精見形詣敬具謝愆失云部屬不解橫撓法師眷屬
有頃悉皆平復凡興福業皆廻向西方臨終之日室
有奇香經久乃歇

釋法獻廣州人始居北寺寺歲久彫衰獻率化有緣
更加治葺改曰延祥後入藏微山創寺寺成後有兩
童子攜手來歌云藏微有道德歡樂方未央言終忽
然不見舉寺驚嗟咸歎神異獻後入禪忽見一人來
云磬繩欲斷何不治獻驚起往視垂將委地由其手
接得無折損獻出家以來常勸化福事而棲心禪戒
未嘗虧節後不知所終

釋法獻姓徐西海延水人先隨舅至梁州仍出家至
元嘉十六年方下京師止定林上寺博通經律志業
強悍善能匡拯衆計修葺寺宇先聞猛公西遊備矚
靈異乃誓欲忘身往觀聖迹以宋元徽三年發踵金
陵西遊巴蜀路出河南道經芮芮旣到于闐欲度葱
嶺值棧道斷絕遂於于闐而反獲佛牙一枚舍利十
五粒并觀世音滅罪呪及調達品又得龜茲國金鉈
鐸像於是而還其經途危阻見其別記佛牙在烏纏

國自烏纏來芮芮自來梁土獻賈牙還京師十有五載密自禮事餘無知者至文宣感夢方傳道俗獻律行精純德爲物範瑯琊王肅王融吳國張融張縵沙門慧令智藏等並投身接足崇其誠訓獻以永明之中被敕與長干玄暢同爲僧主分任南北兩岍暢本秦州人亦律禁清白文惠太子奉爲戒師獻後被敕三吳使沙簡二衆暢亦東行重伸受戒之法時暢與獻二僧皆少習律檢不競當世與武帝共語每稱名而不坐後中興僧鍾於乾弘殿見帝帝問鍾所宜鍾答貧道比苦氣帝嫌之乃問尚書王儉先輩沙門與

帝王共語何所稱預正殿坐不儉答漢魏佛法未興見記傳自僞國稍盛皆稱貧道亦預坐及晉初亦然中代有庾永桓玄等皆欲使沙門盡敬朝議紛紜事皆休寢宋之中朝亦頗令致禮而尋竟不行自爾迄今多預坐而稱貧道帝曰暢獻二僧道業如此尚自稱名況復餘者挹拜則太甚稱名亦無嫌自爾沙門皆稱名於帝主自暢獻始也暢以建武初亡春秋七十有五獻以建武末卒年與暢同窆于鍾山之陽獻弟子僧祐爲造碑墓側丹陽尹吳興沈約製文獻於西域所得佛牙及像皆在上定林寺牙以普通三年

正月忽有數人並執仗初夜扣門稱臨川殿下奴叛
有人告云在佛牙閣上請開閣檢視寺司卽隨語開
閣主帥至佛牙座前開函取牙作禮三拜以錦手巾
盛牙繞山東而去至今竟不測所在

釋僧護本會稽剡人也少出家便刻意苦節戒行嚴
淨後居石城山隱嶽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數十餘丈
當中央有如佛燄光之形上有叢樹曲幹垂陰護每
經行至壁所輒見光煥炳聞絃管歌讚之聲於是擎
爐發誓願博山鑄造十丈石佛以敬擬彌勒千尺之
容使凡厥有緣同覩三會以齊建武中招結道俗初

就彫剪踈鑿移年僅成面模頃之護遘疾而亡臨終
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辦第二身中其願尅
果後有沙門僧淑纂襲遺功而資力莫由未獲成遂
至梁天監六年有始豐令吳郡陸咸罷邑還國夜宿
剡溪值風雨晦冥咸危懼假寐忽夢見三道人來告
云君識信堅正自然安隱有建安殿下感患未瘳若
能治剡縣僧護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獲平豫冥理
非虛宜相開發也咸還都經年稍忘前夢後出門乃
見一僧云聽講寄宿因言去歲剡溪所屬建安王事
猶憶此不咸當時矍然答云不憶道人笑曰宜更思

之仍卽辭去咸悟其非凡乃倒屣諮訪追及百步忽
然不見咸罄爾意解具憶前夢乃剡溪所見第三僧
也咸卽馳啓建安王王卽以上聞敕遣僧祐律師專
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踊充遍抽捨金貝誓取成
畢初僧祐未至一日寺僧慧逞夢見黑衣大神翼從
甚壯立于龕所商略分數至明旦而祐律師至其神
應若此初僧護所創鑿龕過淺乃鑿入五丈更施頂
髻及身相克成鑿磨將畢夜中忽當萬字處色赤而
隆起今像胷萬字處猶不施金薄而赤色在焉像以
天監十二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坐軀高五丈立

形十丈龕前架三層臺又造門閣殿堂并立衆基業
以充供養其四遠士庶並提挾香華萬里來集供施
往還軌迹填委自像成之後建安王所苦稍瘳今年
已康復王後改封今之南平王是也

釋法悅者戒素沙門也齊末敕爲僧主止京師正覺
寺敦修福業四部所歸悅嘗聞彭城宋王寺有丈八
金像乃宋王車騎徐州刺史王仲德所造光相之奇
江右稱最州境或應有灾祟及僧尼橫延疊戾像則
流汗汗之多少則禍患之濃淡也宋泰始初彭城北
屬羣虜共欲遷像遂至萬夫竟不能致齊初兖州數

郡欲起義南附亦驅逼衆僧助守營壑時虜帥蘭陵公攻陷此營獲諸沙門於是盡執二州道人幽繫圍裏遣表僞臺誣以助亂像時流汗舉殿皆濕時僞梁王諒鎮在彭城亦多少信向親往像所使人拭之隨拭隨出終莫能止王乃燒香禮拜至心誓曰衆僧無罪弟子自當營護不使罹禍若幽誠有感願拭汗即止於是自手拭之隨拭即燥王具表其事諸僧皆見原免悅旣欣覩靈異誓願瞻禮而關禁阻隔莫由克遂又昔宋明皇帝經造丈八金像四鑄不成於是改爲丈四悅乃與白馬寺沙門智靖率合同緣欲造丈

八無量壽像以伸厥志始鳩集金銅屬齊末世道凌遲復致推斥至梁方以事啓聞降敕聽許并助造光趺材官工巧隨用資給以梁天監八年五月三日於小莊嚴寺營鑄匠本量佛身四萬斤銅融瀉已竭尚未至胷百姓送銅不可稱計投諸爐冶隨鑄而模內不滿猶自如先又馳啓聞敕給功德銅三千斤臺內始就量送而像處已見羊車傳詔載銅鑪側於是飛韞消融一鑄便滿甫爾之間人車俱失比臺內銅出方知向之所送信實靈感工匠喜踊道俗稱讚及至開模量度乃踊成丈九而光相不差又有大錢二枚

猶見在衣條竟不銷鑠並莫測其然尋昔量銅四萬
准用有餘後益三千計闕未滿而祥瑞冥密出自心
圖故知神理幽通殆非人事初像素既成比丘道招
常夜中禮懺忽見素所晃然洞明詳視久之乃知神
光之異鑄後三日未及開模有禪師道度梁高僧也
捨其七條袈裟助費開頂俄而遙見二僧跪開像髻
逼就觀之倏然不見時悅靖二僧相次遷化敕以像
事委定林僧祐其年九月二十六日移像光宅寺是
月不雨頗有埃塵及明將遷像夜有輕雲徧上微雨
沾澤僧祐經行像所係念天氣遙見像邊有光燄上

下如澄如燭并聞機椎禮拜之聲入戶詳視揜然俱
滅防寺蔣孝孫亦所同見是夜淮中賈客並聞大航
舶下催督治橋有如數百人聲將知靈器之重豈人
致焉其後更鑄光趺並有華香之瑞自葱河以左金
像之最唯此一耳

論曰昔優填初刻梅檀波斯始鑄金質皆現寫真容
工圖妙相故能流光動瑞避席施虔爰至髮爪兩塔
衣影二臺皆是如來在世已見成軌自收迹河邊闍
維林外八王請分還國起塔及瓶灰二所於是十刹
興焉其生處得道說法涅槃肉髻頂骨四牙雙跡鉢

杖唾壺泥洹僧等皆樹塔勒銘標揭神異爾後百有餘年阿育王遣使浮海壞撒諸塔分取舍利還值風潮頗有遺落故令海族之中時或遇者是後入萬四千因之而起育王諸女亦次發淨心並鑄石鎔金圖寫神狀至能浮江汎海影化東川雖復靈迹潛通而未彰視聽及蔡愔秦景自西域還至始傳畫觀釋迦於是涼臺壽陵並圖其相自茲厥後形像塔廟與時競列洎于大梁遺光粵盛夫法身無像因感見有參差故形應有殊別若乃心路蒼茫則真儀隔化情志慊切則木石開心故劉殷至孝誠感釜庚爲之生銘

丁蘭溫清竭誠木母以之變色魯陽迴戈而日轉杞婦下淚而城崩斯皆隱惻入其性情故使徵祥照乎耳目至如慧達招光於刹杪慧方感瑞於塔基慧受申誠於浮木僧慧顯證於移燈洪亮並忘形於鑄像意獻皆盡命於伽藍法獻專志於牙骨竟陵爲之通感僧護蓄抱於石城南平以之獲應近有光宅丈九顯曜京畿宋帝四鑠而不成梁皇一冶而形備妙相踊而無虧瑞銅少而更足故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豈曰虛哉是以祭神如神在則神道交矣敬像如敬佛則法身應矣故入道必以智慧爲本智慧必以福

德爲基譬猶鳥備二翼一舉萬尋車足兩輪一馳千里豈不勤哉豈不勗哉

讚曰真儀揜曜金石傳暉爰有塔像懷戀者依現奇表極顯瑞於威嚴藏地踊水汎空飛篤矣心路必契無違

經師第九 十一人

晉

帛法橋一

支曇籥二

宋

釋法平三

釋僧饒四

釋道慧五

釋智宗六

齊

釋曇遷七

釋曇智八

釋僧辯九

釋曇憑十

釋慧忍十一

帛法橋中山人少樂轉讀而乏聲每以不暢爲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而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卽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作三契經聲徹里許遠近驚嗟悉來觀聽爾後誦經數十萬言晝夜諷詠哀婉通神至年

九十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永和中卒於河北卽石虎末也有弟子僧扶亦戒行清高

支曇篇本月支人寓居建業少出家清苦蔬食憩吳虎丘山晉孝武初敕請出都止建初寺孝武從受五戒敬以師禮篇特稟妙聲善於轉讀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聲梵響清靡四飛却轉反折還弄雖復東阿先變康會後造始終循環未有如篇之妙後進傳寫莫匪其法所製六言梵唄傳響于今後終於所住年八十一

釋法平姓康康居人寓居建業與弟法等俱出家止

白馬寺爲曇篇弟子共傳師業響韻清雅運轉無方後兄弟同移祇洹弟貌小醜而聲踰於兄宋大將軍於東府設齋一往以貌輕之及聞披卷三契便扼腕神服乃歎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信矣後東安嚴公發講等作三契經竟嚴徐動塵尾曰如此讀經亦不減發講遂散席明更開題議者以爲相成之道也兄弟並以元嘉末卒

釋僧饒建康人出家止白馬寺善尺牘及雜伎偏以音聲著稱擅名於宋武之世響調優游和雅哀亮與道綜齊肩綜善三本起及須大拏每清梵一舉輒道

俗傾心寺有般若臺饒常臺外梵轉以擬供養行路聞者莫不息駕踟躕彈指稱佛宋大明二年卒春秋八十六時同寺復有超明明慧少俱爲梵唄長齋時轉讀亦有名當世

釋道慧姓張潯陽柴桑人年二十四出家止廬山寺志行清貞博涉經典特稟自然之聲故偏好轉讀發響合奇製無定准條章析句綺麗分明後出都止安樂寺轉讀之名大盛京邑晚移朱方竹林寺誦經數萬言每夕諷詠轉聞閤中有彈指唱薩之聲宋大明二年卒春秋五十有一

釋智宗姓周建康人出家止謝寺博學多聞尤長轉讀聲至清而爽快若乃八關長夕中宵之後四衆低昂睡蛇交至宗則升座一轉梵響千雲莫不開神暢體豁然醒悟大明三年卒年三十一時有慧寶道詮雖非同時作法相似甚豐聲而高調製用無取焉宋明忽賞道詮譏者謂逢時也

釋曇遷姓支本月支人寓居建康篤好玄儒遊心佛義善談莊老并注十地又工正書常布施題經巧於轉讀有無窮聲韻梵製新奇特拔終古彭城王義康范曄王曇首並皆遊狎遷初止祇洹寺後移烏衣寺

及范曄被誅門有十二喪無敢近者遷抽貨衣物悉營葬送孝武聞而歎賞謂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王僧虔爲湘州及三吳並攜共同遊齊建元四年卒年九十九時有道場寺釋法暢瓦官寺釋道琰並富聲哀婉雖不競遷等抑亦次之

釋曇智姓王建康人出家止東安寺性風流善舉止能談莊老經論書史多所綜涉既有高亮之聲雅好轉讀雖依擬前宗而獨拔新異高調清徹寫送有餘宋孝武蕭思話王僧虔等並深加識重僧虔臨湘州攜與同行蕭守吳復招同入齊永明五年卒於吳國

年七十九

釋僧辯姓吳建康人出家止安樂寺少好讀經受業於遷暢二師初雖祖述其風晚更措意斟酌哀婉折衷獨步齊初嘗在新亭劉紹宅齋辯初夜讀經始得一契忽有羣鶴下集階前及辯度卷一時飛去由是聲震天下遠近知名後來學者莫不宗事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夢於佛前詠維摩一契因聲發而覺卽起至佛堂中還如夢中法更詠古維摩一契便覺韻聲流好有工恒日明旦卽集京師善聲沙門龍光普知新安道興多寶慧忍天保超勝

及僧辯等集第作聲辯傳古維摩一契瑞應七言偈
一契最是命家之作後人時有傳者並訛漏失其大
體辯以齊永明十一年卒

釋曇憑姓楊犍爲南安人少遊京師學轉讀止白馬
寺音調甚工而過旦自任時人未之推也於是專精
規矩更加研習晚遂出羣翕然改觀誦三本起經尤
善其聲後還蜀止龍淵寺巴漢學者皆崇其聲範每
梵音一吐輒象馬悲鳴行途任足因製造銅鐘願於
未來當有八音四辯庸蜀有銅鐘始於此也後終於
所任時蜀中有僧道光亦微善轉讀

釋慧忍姓賁建康人少出家住北多寶寺無餘行解
止是愛好音聲初受業於安樂辯公備得其法而哀
婉細妙特欲過之齊文宣感夢之後集諸經師乃共
忍斟酌舊聲詮品新異製瑞應四十二契忍所得最
長妙於是令慧微僧業僧尚超明僧期超猷慧旭法
曇慧滿僧胤慧豕法慈等四十餘人皆就忍受學遂
傳法于今忍以隆昌元年卒時年四十餘

釋法隣 平調牒句殊有官商

釋曇辯 一往無奇彌久彌勝

釋慧念 少於氣調殊有細美

釋曇幹 爽快砢礚傳寫有法

釋曇進 亦入能流偏善還品

釋慧超 善於三契後不能稱

釋道首 怯於一往長道可觀

釋曇調 寫送清雅恨功夫未足

凡此諸人並齊代知名其浙左江西荆陝
蜀亦頗有轉讀然止是當時詠歌乃無高譽
故不足而傳也已上八人無傳

論曰夫篇章之作蓋欲伸暢懷抱褒述情志詠歌之
作欲使言味流靡辭韻相屬故詩序云情動於中而

形於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也然東國之歌也則結
韻以成詠西方之讚也則作偈以和聲雖復歌讚爲
殊而並以協諧鍾律符靡宮商方乃奧妙故奏歌於
金石則謂之以爲樂讚法於管絃則稱之以爲唄夫
聖人制樂其德四焉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
如聽唄亦其利有五身體不疲不忘所憶心不懈倦
音聲不壞諸天歡喜是以般遮絃歌於石室請開甘
露之初門淨居舞頌於雙林奉報一化之恩德其間
隨時讚詠亦在處成音至如億耳細聲於宵夜提婆
颺響於梵宮或令無相之旨奏於簾笛之上或使本

行之音宣於竿瑟之下並皆抑揚通感佛所稱讚故咸池韶武無以匹其工激楚梁塵無以較其妙自大教東流乃譯文者衆而傳聲蓋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授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漁山之神製於是刪治瑞應本起以爲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其後帛橋支籥亦云祖述陳思而愛好通靈別感神製裁變古聲所存止一千而已至石勒建平中有天神

降于安邑廳事諷詠經音七日乃絕時有傳者並皆訛廢逮宋齊之間有曇遷僧辯太傳文宣等並慙懃嗟詠曲意音律撰集異同斟酌科例存于舊法正可三百餘聲自茲厥後聲多散落人人致意補綴不同所以師師異法家家各製皆由昧乎聲音莫以裁正夫音樂感動自古而然是以玄師梵唱赤鷹愛而不移比丘流響青鳥悅而忘翥曇憑動韻猶令象馬蹉跎僧辯折調尚使鴻鶴停飛量人雖復深淺籌感抑亦次焉故擊石拊石則百獸率舞簫韶九成則鳳凰來儀鳥獸且猶致感況乃人神者哉但轉讀之爲懿

貴在聲文兩得若唯聲而不文則道心無以得生若唯文而不聲則俗情無以得入故經言以微妙音歌歎佛德斯之謂也而頃世學者裁得首尾餘聲便言擅名當世經文起盡曾不措懷或破句以全聲或分文以足韻豈唯聲之不足亦乃文不成詮聽者唯增恍惚聞之但益睡眠使夫八真明珠未拚而藏曜百味淳乳不澆而自薄哀哉若能精達經旨洞曉音律三位七聲次而無亂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間起擲盪舉平折放殺游飛却轉反疊嬌啁動韻則揄靡弗窮張喉則變態無盡故能炳發八音光揚七善壯而

不猛凝而不滯弱而不野剛而不銳清而不擾濁而不蔽諒足以超暢微言怡養神性故聽聲可以娛耳聆語可以開襟若然可謂梵音深妙令人樂聞者也然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爲唄至於此土詠經則稱爲轉讀歌讚則號爲梵音昔諸天讚唄皆以韻入絃管五衆旣與俗違故宜以聲曲爲妙原夫梵唄之起亦肇自陳思始著太子頌及睽頌等因爲之製聲吐納抑揚並法神授今之皇皇顧惟蓋其風烈也其後居士支謙亦傳梵唄三契皆湮沒不存世有共議一章恐或謙之餘則也唯康僧會所造泥洹梵

頌于今尚傳卽敬謁一契文出雙卷泥洹故曰泥洹
頌也爰至晉世有生法師初傳覓歷今之行地印文
卽其法也籥公所造六言卽大慈哀愍一契于今時
有作者近有西涼州頌源出關右而流于晉陽今之
面如滿月是也凡此諸曲並製出名師後人繼作多
所訛漏或時沙彌小兒互相傳校疇昔成規殆無遺
一惜哉此旣同是聲例故備之論末

唱導第十 十人

宋

釋道照一

釋曇穎二

釋慧璩三

釋曇宗四

釋曇光五

齊

釋慧芬六

釋道儒七

釋慧重八

釋法願九

釋法鏡十

釋道照姓麴西平人少善尺牘兼博經史十八出家
止京師祇洹寺披覽羣典以宣唱爲業音吐嘹亮洗
悟塵心指事適時言不孤發獨步於宋代之初宋武
帝嘗於內殿齋照初夜略敘百年迅速遷滅俄頃苦

樂參差必由因果如來慈應六道陛下撫矜一切帝
言善又之齋竟別覲三萬臨川王道規從受五戒奉
爲門師宋元嘉十年卒年六十六照弟子慧明姓焦
魏郡人神情俊邁祖習師風亦有名當世

釋曇穎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誦經十餘萬言止
長于寺性恭儉唯以善誘爲先故屬意宣唱天然獨
絕凡要請者皆貴賤均赴貧富一揆張暢聞而歎曰
辭吐流便足騰遠理穎嘗患瘡癰積治不除房內恒
供養一觀世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
蛇從像後緣壁上屋須臾有一鼠子從屋脫地涎

沐身狀如已死穎候之猶似可活卽取竹刮除涎溼
以傅癰上所傳旣遍鼠亦還活信宿之間瘡瘻頓盡
方悟蛇之與鼠皆是祈請所致於是精勤化導勵節
彌堅宋太宰江夏王義恭最所知重後卒於所任年
八十一

釋慧璩丹陽人出家止瓦官寺該覽經論涉獵書史
衆技多閑而尤善唱導出語成章動辭製作臨時採
博罄無不妙宋太祖文皇帝車騎臧質並提攜友善
雅相崇愛譙王鎮荆要與同行後逆節還朝於梁山
設會頃之譙王敗璩還京後宋孝武設齋璩唱導帝

問璩曰今日之集何如梁山璩曰天道助順况復爲
逆帝悅之明日別觀一萬後敕爲京邑都維那大明
末終於寺年七十二

釋曇宗姓號秣陵人出家止靈味寺少而好學博通
衆典唱說之功獨步當世辯口適時應變無盡嘗爲
孝武唱導行菩薩五法禮竟帝乃笑謂宗曰朕有何
罪而爲懺悔宗曰昔虞舜至聖猶云予違爾弼湯武
亦云萬姓有罪在予一人聖王引咎蓋以軌世陛下
德邁往代齊聖虞殷履道思冲寧得獨異帝大悅後
殷淑儀薨三七設會悉請宗宗始歎世道浮僞恩愛

必離嗟殷氏淑德榮幸未暢而滅實當年收芳今日
發言悽至帝泣愴良久賞異彌深後終於所任著京
師塔寺記二卷時靈味寺復有釋僧意者亦善唱說
製談經新聲哀亮有序

釋曇光會稽人隨師止江陵長沙寺性喜事五經詩
賦及算數十筮無不貫解年將三十喟然歎曰吾從
來所習皆是俗事佛法深理未染一毫豈剪落所宜
耶乃屏舊業聽諸經論識悟過人一聞便達宋衡陽
文王義季鎮荊州求覓意理沙門共談佛法聲境推
光以當鴻任光固辭王自詣房敦請遂從命給車服

人力月供一萬每設齋會無有導師王謂光曰獎導羣生唯德之大上人何得爲辭願必自力光乃迴心習唱製造懺文每執爐處衆輒道俗傾仰後還都止靈味寺義陽王旭出鎮北徐攜光同行及景和失德義陽起事以光預見乃賁七曜以決光光杜口無言故事寧獲免宋明帝於湘宮設會聞光唱導帝稱善卽敕賜三衣瓶鉢後卒於寺中年六十五

釋慧芬姓李豫州人幼有殊操十二出家住穀熟縣常山寺學業優深苦行精峻每赴齋會常爲大衆說法梁楚之間悉奉其化及魏虜毀滅佛法乃南歸京

師至烏江追騎將及而渚次無航芬一心念佛俄見流船忽至乘之獲免至都止白馬寺時御史中丞袁愍孫常謂道人偏執未足與議乃命左右令候覓沙門試欲詰之會得芬至袁先問三乘四諦之理却辯老莊儒墨之要芬旣素善經書又音吐流便自旦之夕袁不能窮於是敬以爲師令子弟悉從受戒芬又善神呪所治必驗後病篤服丸藥人勸令之以酒芬曰積時持戒寧以將死終難虧節乃語弟子云吾其去矣以齊永明三年卒于興福寺年七十九臨終有訓誠遺文云云

釋道儒姓石渤海人寓居廣陵少懷清信慕樂出家
遇宋臨川王義慶鎮南充儒以事聞之王贊成厥志
爲啓度出家出家之後蔬食讀誦凡所之造皆勸人
改惡修善遠近宗奉遂成導師言無預撰發響成製
元嘉末出都止建初寺長沙王請爲戒師盧丞相伯
仲孫等共買張敬兒故宅爲儒立寺今齊福寺是也
儒以齊永明八年卒年八十一

釋慧重姓閩魯國人僑居金陵早懷信悟有志從道
願言未遂以長齋菜食每率衆齋會常自爲唱導如
此累時乃上聞於宋孝武大明六年敕爲新安寺出

家於是專當唱說稟性清敏識悟深沉言不經營應
時若瀉凡預聞者皆留連信宿增其懇詣後移止瓦
官禪房永明五年卒年七十三時瓦官復有釋法覺
又敦慧重之業亦擅名齊代

釋法願本姓鍾名武厲先潁川長社人祖世避難移
居吳興長城願常爲梅根治監有施慎民代之先時
文書未校慎民遂偏當其負願乃訴求分罪有旨免
慎民死除願爲新道令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雜
技及著爻占相皆備盡其妙嘗以鏡照面云我不久
當見天子於是出都住沈橋以儒相自業宗殷沈慶

之微時經請願相願曰宗君應爲三州刺史沈君當位極三公如是歷相衆人記其近事所驗非一遂有聞於宋太祖太祖見之取東治囚及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願相之願指囚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著鉗鎖謂奴曰君是下賤人乃暫得免耶帝異之卽敕住後堂知陰陽祕術後少時啓求出家三啓方遂爲上定林遠公弟子及孝武龍飛宗殷出鎮廣州攜願同往奉爲五戒之師會譙王構逆羽檄嶺南殷以諮願願曰隨君來誤殺人今太白犯南斗法應殺大臣宜速改計必得大勲果如願言殷遷豫州刺史復

攜同行及竟陵王誕舉事願陳諫亦然願後與刺史共欲減衆僧牀脚令依八指之制時沙門僧導獨步江西謂願濫匡其士頗有不平之色遂致聞於孝武卽敕願還都帝問願何致故詐菜食願答菜食已來十餘年帝敕直閣沈攸之強逼以肉遂折前兩齒不廻其操帝大怒敕罷道作廣武將軍直華林佛殿願雖形同俗人而棲心禪戒未嘗虧節有頃帝崩昭太后令聽還道太始六年校長生捨宅爲寺名曰正勝請願居之齊高帝親事幼主恒有不測之憂每以諮願願曰後七月當定果如其言及高帝卽位事以師

禮武帝嗣興亦盡師敬永明二年願遭兄喪啓乞還鄉至鄉少時敕旨重疊願後出憩在湘宮鑾駕自幸降寺省慰願云脚疾未消不堪相見帝乃轉蹕而去文惠太子嘗往寺問訊願既不命令坐文惠作禮而立乃謂願曰葆吹清鏡以爲供養其福云何願曰昔菩薩八萬妓樂供養佛尚不如至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其秉德邁時皆此之類其王侯妃主及四遠士庶並從受戒悉遵師禮願往必直前無有通白咸致隨喜日盈萬計願隨以修福未嘗蓄聚或雇人禮佛或借人持齋或糴米穀散飼魚鳥或買

易飲食賑給囚徒興功立德數不可紀願又善唱導及依經說法率自心抱無事宮商言語訛雜唯以適機爲要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後入定三日不食忽語弟子云汝等失飯籬矣俄而寢疾時寺側遭燒寺在下風煙燄將及弟子欲輿願出寺願曰佛若被燒我何用活卽苦心歸命於是三面皆焚唯寺不燼齊永元二年年八十七卒

釋法鏡姓張吳興烏程人幼而樂道事未獲從值慧益燒身啓帝度二十人鏡卽預其一也事法願爲師旣得入道履操冰霜仁施爲懷曠拔成務於是研習

唱導有邁終古齊竟陵文宣王厚相禮待鏡誓心弘道不拘貴賤有請必行無避寒暑財不蓄私常興福業建武初以其信施立齊隆寺以居之鏡爲性敦美以賞接爲務故道俗交知莫不愛悅雖義學功淺而領悟自然造次嘲難必有酬酢齊永元二年卒年六十四其後瓦官道親彭城寶興耆闍道登並皆祖述宣唱高韻華言非忝前列傾衆動物論者從之今上爲長沙宣武王治鏡所任寺因寺改曰宣武也

論曰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衆心也昔佛法初傳於時齊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禮至中宵疲極事

資啓悟乃別請宿德升座說法或雜序因緣或傍引譬喻其後廬山釋慧遠道業貞華風才秀發每至齋集輒自升高座躬爲導首廣明三世因果却辯一齋大意後代傳受遂成永則故道照曇穎等十有餘人並駢次相師各擅名當世夫唱導所貴其事四焉謂聲辯才博非聲則無以警衆非辯則無以適時非才則言無可採非博則語無依據至若響韻鐘鼓則四衆驚心聲之爲用也辭吐俊發適會無差辯之爲用也綺製彫華文藻橫逸才之爲用也商榷經論採撮書史博之爲用也若能善茲四事而適以人時如爲

出家五衆則須切語無常苦陳懺悔若爲君王長者
則須兼引俗典綺綜成辭若爲悠悠凡庶則須指事
造形直談聞見若爲山民野處則須近局言辭陳斥
罪目凡此變態與事而興可謂知時衆又能善說雖
然故以懇切感人傾誠動物此其上也昔草創高僧
本以八科成傳却尋經導二伎雖於道爲末而悟俗
可崇故加此二條足成十數何者至如八關初夕旋
繞周行煙蓋停氛燈帷靖耀四衆專心又指緘嘿爾
時導師則擎爐慷慨合吐抑揚辯出不窮言應無盡
談無常則令心形戰慄語地獄則使怖淚交零微昔

因則如見往業覈當果則已示來報談怡樂則情抱
暢悅敘哀感則灑泣含酸於是闔衆傾心舉堂惻愴
五體輪席碎首陳哀各各彈指人人唱佛爰及中宵
後夜鐘漏將罷則言星河易轉勝集難留又使遑迫
懷抱載盈戀慕當爾之時導師之爲用也其間經師
轉讀事見前章皆以賞悟適時拔邪立信有一分可
稱故編高僧之末若夫綜習未廣諳究不長旣無臨
時捷辯必應遵用舊本然才非已出製自他成吐納
宮商動見紕繆其中傳寫訛誤亦皆依而宣唱致使
魚魯淆亂鼠璞相疑或時禮拜中間懺疏忽至旣無

宿蓄恥欲出頭臨時抽造蹇棘難辯意慮荒忙心口
乖越前言既久後語未就抽衣聲咳示延時節列席
寒心觀徒啓齒施主失應時之福衆僧乖古佛之教
既絕生善之萌祇增戲論之惑始獲濫吹之譏終致
伐匠之咎若然豈高僧傳之謂耶

高僧傳卷第十三

音釋

惺枯回切 滬音戶 唄蒲拜切 鄧莫候切 墟基址也 胛切

切肩也 鑢良倨切 簋竹器 遑胡玩切 艘船也 蠅切

典切 蠅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烏定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鑢切

弟子孤子王曼穎頓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傳并使其倚撫力尋始竟但見偉才紙弊墨渝迄未能罷若廼至法旣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代自摩騰法蘭發軔西域安侯支識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行實深淺咸作舟梁大爲利益固宜油素傳美鉛槧定辭昭示後昆掄揚往秀而道安羅什間表秦書佛澄道進雜聞趙冊晉史見拾復恨局當時宋典所存頗因其會兼且攙出君台之記糅在元亮之說感應或所商榷幽明不無梗槩汎顯傷文未足光闡間有諸傳文非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偏綴遊

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專紀單開王季但稱高座僧瑜卓爾獨載玄暢超然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廣巾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諸僧祐成簡旣同法濟之責孝秀染毫復獲景興之誚其唱公纂集最實近之求其鄙意更恨繁冗法師此製始所謂不刊之筆綿亘古今包括內外屬辭比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玄約豈加以高爲名旣使弗逮者耶開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向之二三諸子前後撰述豈得絜長量短同年共日而語之哉信門

徒竟無一言可豫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入遙龍函
上登麟閣出內瓊笈卷舒玉笥弟子雖實不敏少嘗
好學頃日厓餘觸途多昧且獲披來帙斯文在斯鑽
仰弗暇討論何所誠非子通見元則之論良愧處道
知休奕之書徒深謝安慕竺曠風流殷浩憚支遁才
俊耳不見旬日窮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代訴盡弟子
孤子王曼穎頓首和南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
簡意存鍼艾而來告累紙更加拂拭顧惟道藉人弘
理由教顯而弘道釋教莫尚高僧故漸染已來照明
遺法殊功異行列代而興敦厲後生理宜綜綴貧道

少乏懷書抱策自課之勤長慕鉛墨淦青揚善美
故於聽覽餘閑厓心傳錄每見一介可稱輒有懷三
省但歷尋衆記繁約不同或編列參差或行事出沒
已詳別序兼具來告所以不量寸管輕樹十科商榷
條流意言略舉而筆路蒼茫辭語陋拙本以自備疎
遺豈宜濫入高聽檀越既學兼孔釋解貫玄儒拙入
綴藻內外淹劭披覽餘暇脫助詳閱故忘鄙俚用簡
龍門然事高辭野久懷多愧來告吹噓更增慙慙今
以所著讚論十科重以相簡如有紕謬請備斟酌釋

慧皎白

施至於龜

右此傳是會稽嘉祥寺釋慧皎法師所撰法師學
通內外精研經律著涅槃疏十卷梵網戒等義疏
並爲世軌又撰此高僧傳及序共十四卷梁末承
聖二年太歲癸酉避侯景難來至湓城少時講說
甲戌歲二月捨化春秋五十有八江州僧正慧恭
爲首經營葬于廬山禪閣寺墓時龍光寺釋僧果
同避難在山遇見時事聊記之云耳

无礙菴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贊刻

高僧傳卷十四計字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七該

銀六兩三錢四分

武林釋寂福對上元丘義民書上元戴伍刻
萬曆辛亥夏四月徑山寂照庵識

